

國
朝
文
錄

邵青門文彙錄引

青門先生武進布衣以古文雄於時宋牧仲中丞以與侯朝宗魏叔子並稱謂英爽颯發不如朝宗而根柢勝之明切善議論不如叔子而春容勝之王阮亭尙書則稱其生荆川之鄉學荆川之學爲文遠取法唐宋大家而時闕馬班二史之藩博學未知視荆川何如其於文章洮汰鍛鍊則已至矣二公之言皆得其實蓋文家才性所近各有專長而於前人之失皆能矯之類如斯也然遂謂自南宗以來五百餘年文章之士代不乏人而大家之統未有所屬若欲以已獨承之者則吾尙未之敢信夫自金元以來文家渾

涵光芒千彙萬狀深入無際大或無垠高曠與大虛爲鄰紆折不
使人一覽而盡者其境界可一二數耶子湘特敘事佳耳然醞釀
尙未深谿徑尙未化其視荆川敘廣右戰功傳周襄敏公尙遠乃
自矜其洸汰鍛鍊以爲豪得無窺其藩尙未入其室耶今特取其
議論之文之確有心得傳誌之作之實有關係者於簾櫳旅櫟賸
彙中各得文一卷庶幾乎湘之面目見而子湘之品位亦定矣上

高李祖陶撰

邵青門文錄目錄

卷一

重刻歐陽文忠公全集序

陳椒峯文集序

盤山志序

邵氏始祖康節公祠堂記

與魏叔子論文書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贈少保兼太子

太保文康宋公神道碑銘

書趙一桂事

明大司馬盧忠烈公傳

武進三忠合傳

卷二

青翰草序

問津堂記

嵩陽書院記

書金谿兩節婦紀略後

張烈婦哀辭

并敘

明左都御史李忠肅公傳

八大山人傳

清故通奉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禮部侍郎沈公神道碑

卷三

三家文鈔序

二家詩鈔序

東坡先生生日倡和文序

大中丞商邱公七十壽序

積善錄序

傳是樓記

菱溪草堂記

房景春阮之釧合傳

侯方域魏禧傳

閻典史傳

奉政大夫提調江西學政按察使司僉事邵公墓碑

題舊本施註蘇詩

邵青門文錄卷一

武進邵長蘅子湘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賈奎耀琴南校刊

○ ○ 重刻歐陽文忠公全集序

曾君旅庵重刻歐陽文忠公集成屬余序。歐陽之文、蘇氏父子論之當矣。勦而說之爲駢拇爲贅疣也。故余不敢序歐陽文。而願與海內讀歐陽文者論文。竊觀古之作者、類皆著學。沈思遠者數十、年近亦十餘年。以勦所爲卓然自立之處得之矣。務滋其源、務沃其根、富有而日新。然後可以成一家言。名當時而信後世。譬之江

以○下○則○如○水○之○流○急○不○費○力○

河○然○源○出○崑崙○發○岷○峨○渾○渾○泡○泡○挹○之○不○竭○於○是○乎○經○九○州○絡○九○
土○放○之○爲○廣○川○洪○流○束○之○爲○崩○瀧○急○峽○石○漱○之○爲○澗○沚○隄○禦○之○爲○
池○淙○安○流○濼○洞○則○于○里○一○碧○而○舳○艦○帆○檣○之○容○與○也○怒○濤○奔○折○則○
百○怪○滉○漾○而○魚○龍○蛟○螭○之○嘯○吟○也○惟○其○蓄○也○深○故○出○也○不○置○而○變○
化○也○不○窮○古○稱○文○章○家○足○當○此○者○自○左○遷○固○而○下○唐○則○韓○愈○柳○宗○
元○李○翱○而○韓○愈○氏○爲○最○宋○則○歐○陽○蘇○氏○父○子○曾○鞏○三○安○石○而○歐○陽○
氏○爲○最○故○二○氏○之○文○焯○然○並○行○於○世○而○歐○陽○文○忠○之○好○者○尤○多○蓋○
其○行○文○卽○之○如○淺○復○而○彌○深○而○紆○徐○俯○仰○之○態○往○往○百○折○而○愈○舒○
宜○好○之○者○之○眾○也○嗚○呼○自○茲○以○降○幾○無○文○矣○北○地○弁○州○諸○公○之○摹○

秦漢優孟之衣冠也其病襲金華咀陵晉江諸公之規八家醪醴

之酒醜也其病淺乃數十年來傳變益出有俳優之文有應酬之

文其黠者往往剽獵二氏薈萃駁雜坡上則援引經義規撫唐宋

世翕然以文章家推之矣顧叩其源委盡蓄學沈思久之而有以

自立者耶抑猶未免為優孟為蒲醜者已陳之芻狗耶夫決溝塹

水○作○証

之水放之盈科而傲然自睨於江河水不異也其所為源者異矣

然則孰從正之以廬陵正之正之者何廬陵之文世爭誦說之然

而面目也格調也面目格調之外有所以為廬陵者在夫龍門昌

黎其祖父也六經其大宗也子史百家則其旁支族屬也吾由子

孫而識其祖父。由祖父而考其昭穆。然後源流瞭然矣。蓋導其喜。則易人也。進以漸。則不驚也。故曰以廬陵正之也。方今古學向隆。人人自謂得之者。以千數。余言出得無。又爲駢拇爲懸疣也哉。歐陽之詩不逮文。然亦自有工拙。茲不具論。曾君名宏。江西之吉水人。

其言甚有條理。學文者以此爲程。可由門而升堂入室矣。近世能者厭此爲平務。求捷出吾恐其爲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

陳椒峯文集序

○目○起○
堪○興○蜿○蠃○旁○礪○有○秀○之○氣○於○北○戒○多○山○於○南○戒○多○水○顧○其○勝○往○往○
不○相○兼○今○夫○嵩○之○高○華○之○削○泰○岱○之○崇○巖○號○稱○中○州○巨○鎮○而○原○陸○
千○里○不○得○水○以○涵○之○故○山○峻○極○而○不○秀○洞○庭○沅○湘○之○區○千○里○一○碧○
日○月○出○沒○極○洋○洋○濶○濶○之○觀○矣○而○君○山○一○卷○不○能○與○水○爭○奇○故○水○
湮○漫○而○無○涘○獨○吾○吳○之○震○澤○不○然○環○三○州○境○吐○吞○三○萬○六○千○頃○之○
波○濤○而○羣○峯○矗○立○其○間○山○挾○湖○而○增○秀○湖○挾○山○而○增○奇○蓋○堪○與○蜿○
蠃○旁○礪○之○氣○於○是○焉○兼○而○湖○之○中○山○之○最○大○者○其○東○曰○兩○洞○庭○其○
西○曰○馬○跡○茲○二○山○予○皆○未○及○遊○而○馬○跡○距○予○家○爲○近○憑○高○而○眺○則○

湖先山藹時時望見之。夫既爲氣之所鍾。意必有瓌偉特立。自命之士。生於其間。而惜余未見也。既稍與山之人遊。益知其山之風土人物。其產宜梨栗柑橘楊梅來禽之果。蹲鴟杭稻之饒。其人闢達而多智。起家至大官者相望。而猶疑未足以當之也。椒峯陳先生山之人也。一出而成進士。負盛名。遂以文章雄視一世。學者宗之。殆所爲瓌偉而特立者歟。椒峯集最富。多至二百餘卷。其爲文不名一體。大要主於明經論史。而識力卓絕。余與椒峯生同邑。里論交二十餘年。每有所論著。愧不及也。按山誌。湖中有峯曰夫椒者。與馬跡相近。因以自號。雖然。椒峯重先生耶。先生重椒峯耶。余

幸未老異日扁舟草履一覽湖山之勝當酬山靈而問之
前幅奇氣崢嶸有衆五丸而不墜之妙末以淡宕收之令人意
遠集序得此故是奇作

原辭

○盤山志序代

盤山在京城東二百里而近。一曰盤龍山。以蜿蜒盤薄故名。一曰四正山。山特立無倚。竈竈連巒。四面如一。故名。一曰田盤山。三國田疇所盤桓。去田從盤。俗省也。或曰古有田盤先生。自齊來。栖隱於此。而時避難處。曰徐無山。在今遵化北。或曰盤山卽徐無山。今感化寺古碑。猶載田氏事云。其山多怪石。其樹多松。石之昂者。欲翔歆者。欲墜。欲壓綿谷。亘巖松生石罅。臃腫蜷蹙。怒而不得逞。則往往作蛟蚪擎攫勢。其水皆奔泉。從高處下。酈道元所稱望山上水。可高二十餘里。素湍浩然。其間梵宇罕堵之勝。神燈鬼火。譎詭

幻怪之觀。與夫龍蛇之神。虎豹麋狸之窟穴。高僧隱士之廬。騷人墨客之所鑄鏡。山皆擅而有之。其與江南之廬阜。黃海閩之武夷。越之台宕。身之羅浮。巴蜀之峨嵋。諸名山爭雄長於域內。宜也。然而亘于百年來。山志亡有探奇之士。每以爲憾。詎非闕歟。抑山之靈有所待。如釋氏之所謂緣興。拙公來自江左。卓錫茲山。旣闢青溝禪院。居之毅然。以山志自任。而少司農阮亭王公。太史竹垞朱公。實攸助之。凡屢削橐閱。九寒暑而志成。然後山之深水之秀樹。石之幽奇。與夫梵宇率堵之勝。神燈鬼火。譎詭幻怪之觀。龍蛇之神。虎豹麋狸之窟穴。高僧隱士之廬。騷人墨客之鑄鏡。一旦若挾

別洗濯而出而獻奇效靈於茲山以與江南之廬阜黃海間之武夷越之台蕩粵之羅浮巴蜀之峨嵋爭雄長而盤無愧色則志之功顧不偉哉爲之序所以幸茲山之緣也拙公名志樸受記蒞於青龍之百愚爲曹洞宗尤工詩阮亭以清瑩靈一方之論者以爲然

用記體作序結構奇轉掣尤奇中有大力包舉在

原評

○○邵氏始祖康節公詞堂記

邵氏之祠。始祖康節公也。蓋長蘅先子治命云。先子之言曰。康節公之學。余涉道淺。不能心知其意。然昔之君子言之矣。程子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朱子贊之曰。駕風鞭霆。歷覽無際。宋度宗咸淳間。偕司馬溫公並秩從祀。迄今四百餘年。自京師至郡縣立學之地。有司奉俎豆。惟虔而爲子孫者。顧楨榘弗飭。几筵闕如。若先德之委於草莽。何夫以祀其始祖爲僭者。以其道德無可紀。而世系及之也。然伊川已行之。今世家大族舉者十室而五。公之祠其誰曰僭。記曰。有道有德於教學者。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鄉先生沒。

則祭於社。蓋有道有德者。既祭之。馨宗爲先師矣。而其所生沒之。
鄉。流風餘韻。鄉之人猶咨嗟慨慕。不能置。則相與尸而祝之於社。
夫鄉之人。猶咨嗟慨慕。不能置。爲之子若孫者。相與咨嗟慨慕。而
必欲尸祝之。當何如耶。卽非其所生沒之鄉。而子若孫數百年。
聚族於茲。魂魄甯不樂茲土耶。族雖微。儼然康節公之二三遺裔。
也。聚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小子識之。吾死汝必成吾之志。又曰。是
舉也。三善備焉。食德者思。考世者懼。率祖者奮。吾童時聞諸長老。
言。吾邵氏發聞吳越間。而毗陵之邵久未有顯者。然吾鄉薦紳家。
率鮮及百年。方其盛時。垣屋之壯麗。輿馬慊從之赫奕。亦足誇耀。

里閭及乎子孫凌夷衰微靡所不有而吾邵氏居於斯愿者農秀者儒歷三四百年如一日非先澤祿之耶故曰食德者思先儒有言爲常人之子孫易爲大賢之子孫難今吾族人何如耶強者尙氣力習狙詐弱者仰機利視吾曩時所見俗稍漓矣夫導迷者樹之梟揉曲者引之繩祠之作固梟與繩之歸也彼不肖者將矍然思曰吾非大賢之子孫耶顧涉夷至是於行曰辱先於人曰敗類吾知其必廢然返也故曰考世者懼史稱司馬溫公兄事康節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夫公以布衣居洛位望去溫公遠甚乃偃然當兄事之禮不以

爲過而洛之父老子弟慕悅愛敬之誠亦若忘其位望之懸絕者。豈非道德足感人而勢位之有無不足重輕乎。夫爲善於鄉中人可勉勢位之不可必得者不敢倖之天而所爲砥行立名以祈信於鄉黨者不當自樹立也哉。故曰率祖者奮夫人思則不忘不忘則永懼則憚爲非奮則勇從善庶其藉而鳩吾宗乎。小子毋忘吾言矣。先是所居東北偏有屋若干楹。先子歿一月斥之爲祠而屋故陳弗暇新也。後九年乃謀於族人稍稍撤蠹楹傾新其塗堊。既畢事族之長老命記之。長蘅泣然曰。是先子之志也。夫夫先子實邀惠於康節而覆露其後也。小子其敢奸之。雖然先子之言詳矣。

退而誦之以爲記祠創於順治辛丑十二月新於康熙庚戌八月
先世支系派別及遷徙所自宜詳譜牒中皆不書

前敍祠之當建後敍建之有益於族妙在分爲兩停而已竟不
我一語是爲嚴潔

與魏叔子論文書

某頓首。叔子先生足下。嚮辱示論文數書。學者作文之法。綦備。獨疑於文章之源。尙蓄而未發。意善易者。不談易也。抑有所秘也。僕於文。亦學之而未至者。顧衷所自志。敢一質之。左右聞之。先輩曰。夫文者。非僅辭章之謂也。聖賢之文。以載道。學者之文。斯弗畔道。故學文者。必先潛文之源。而後究文之法。潛文之源者。何在。讀書。在養氣。夫六經道之淵藪也。故讀書先於治經。愚意欲畫以歲月。易象詩書春秋三禮諸書。以漸而及。不必屑屑拘牽。注疏務融液。其大指所在。然後綜貫諸史。以驗其廢興治忽之由。旁及子集。以

參其邪正得失之故。又恐力不能兼營。史自左氏。司馬班范三國。南北五代而外。子自莊列荀楊韓非呂氏賈董而外。集自韓柳歐蘇曾王而外。或略加節鈔。可備採擇。此讀書之漸也。韓愈氏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是故其氣盛者。其文暢以醇。其氣舒者。其文疏以達。其氣矜者。其文礪以紕。其氣惡者。其文詖以刺。其氣撓者。其文剽以瑕。是故涵泳道德之塗。蓄奮六藝之圃。以充吾氣也。泊乎寡營。浩乎自得。以舒吾氣也。植聲氣。急標榜。矜吾氣者也。投贅干謁。蠅附螳。營惡吾氣者也。應酬輻輳。諛墓攫金。撓吾氣者也。此養氣之說也。二者所以濟文之源也。至

於文之法有不變者有至變者。文體有二。曰敘事。曰議論。是謂定體。辭斷意續。筋絡相束。奔放者忌肆。雕刻者忌促。深曠者忌詭。敷演者忌俗。是謂定格。言道者必宗經。言治者必宗史。導情欲婉而暢。述事欲法而明。是謂定理。此法之不變者也。若夫縱橫馳騫。變化百出。各視工力之所及。巧拙不相師。後先不相襲。此法之至變者也。吾得其所爲不變者。不左不史。不班范。不韓柳。歐蘇而不可駭。其創也。吾得其所爲至變者。卽左史。卽班范。卽韓柳。歐蘇而不可訾。其襲也。二者所以究文之法也。是故不濬其源而言文。譬之揚蹄涔之波者。不識渤澥之廣。炫螢尾之照者。不覩日月之明。幾

文之成不能也不究其法而言文譬之驟新羈之駟而弛其銜操匠郢之斤而輟其規矩幾文之成不能也僕持此說藏胷中久與流俗人言未免疑駭謔笑惟先生爲當今文匠而又疑嚮者之論尙有所秘也輒敢竭其愚陋冀相叩質雖然僕僅能言之耳僕才氣蹇劣又苦人事雖心斲至於力不能赴歲月荏苒恐遂無成惟先生進面教之幸甚

實亦不外叔子之意而條貫出之學者以此爲鵠雖不中不遠矣又與賀天石論文書謂文章莫難於敘事唐以後文章亦莫陋於敘事歷引唐之韓柳宋之蘇明之宋潛溪王弇洲唐荆川

王遵巖歸震川皆未有當則先生獨得之言故其文以敘事爲勝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贈少保兼太子

太保文康宋公神道碑銘

代湯潛庵先生

從中間序起

明崇禎十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擁眾號百萬既剋太原。拑潼關。剋大同。昌平。長驅陷京師。遣賊將略地四出。商邱宋公時以遵化監軍擢巡撫。甫三日。賊驟至。公知勢不措。夜閉道走入白羊峪。圖後舉。會故總兵唐鈺亦道亡。遇之。邀與俱。部曲稍稍集。有五十騎。公灑泣誓眾。諭以舉兵意。斬一卒異議者以徇。勒兵襲太平。斬賊將黃錠。遣守備某從一騎馳入喜峯。謁賊將。謬爲白事者。突前擊斬將。左右皆誓伏。因撫定之。囊其頭還報。松棚三屯相繼下。兩日。

有卒三千突入遵化擒僞官十人得僞印七當此時王師已入關自成迎戰關門敗奔遵間公舉兵屠其將恚甚將致毒於遵化公遣唐鉅乞援本朝而伏千人於城下約曰賊至而發第如吾令詰旦賊數千騎薄城伏卒如公戒易兜鍪旛幟噪而出連賊後大呼曰北兵十萬至矣賊賊欲走城中出三百騎蹶之遂大敗遵化獲全未幾王師入都賊遁公集將士諭曰我封疆臣國亡無所屬復故主讎者卽吾主也盡誅僞官籍所復四路二十一州縣上於朝曰主讎復臣事畢矣具疏乞歸田詔不聽公歸巡撫如故公復抗疏以三事請其一首議崇禎廟號疏略曰崇禎帝十七年

宵衣旰食。圖致治安。聲色玩好。一無所嗜。不幸有君無臣。釀成大亂。臣每清夜撫膺。死有餘辜。幸逢

聖主。殲賊復讎。祭葬以禮。血氣之倫。莫不感泣。伏冀勅定廟號。以垂萬世。仁至義盡。此臣所爲報。故主以報陛下者。其二請除苛賦。舉遺逸。皆嘉納之。是歲卽順治改元初年也。公旣受事。疏請定三年考成令。又請按兵受田。以祛屯弊。又有陳六事論圈地諸疏。多見施行。召拜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值國家初造。公處滿漢閒。持大體。不激不隨。以濟國事。上下倚之。丁亥巳丑兩主會試。文體爲正。遵生母丁太夫人艱。請奔喪。不許。詔給假歸葬。入朝。晉太子太

保導致仕歸。自號歸德老農。日夜與故人飲。極歡。或諫宜稍節。笑曰。曹參爲相。國酣飲。吾忝相國。亦酣飲。吾視參。竟何如。後年餘薨。於里第。訃聞。贈少保。兼太子太保。諡文康。遣官臨祭。營葬。官其子一人。嗚呼。自古易姓之際。蓋難言之。公以文臣。當封疆。寄倉卒。受事。不幸遭離陽。九天崩地坼。是時在朝諸臣。相率鼠竄。嗟伏甚者。頓首賊庭。北面勸進。汗僞命者。比肩也。公明知大厦拉摧。猶欲以一木相撐拄。驅數百烏合之卒。斬將拔邑。其知勇有過人者。不得已。以報韓之心。爲哭秦之舉。旣而歸命。本朝首抗疏言。人所不敢言。嗚呼。可謂盡心矣。論者以公事與李勣。魏徵相類。愚則以謂

勸與徵事唐爲故主之讎公事○分○別○地○只○增○○字○樂○本朝爲復故主之讎後世必有

論公之世而推原其心者公相業可紀者尙多它日載在史官余

可不具論而於遵化事尤詳者以此也公諱權字雨恭天啓乙丑

補敘前事

進士初令陽曲魏閣生祠遍天下陽曲獨無閣所遣訶事者至縣

人爲危之會閣收得免崇禎間厯吏工兵給事中三疏劾冢宰銓

政大弊貽禍封疆語激切枋臣銜之出爲山西按察司副使以母

老乞歸後數年流賊陷歸德一賊以命箭護其居曰吾故晉人感

公恩以此報男女匿公家得脫者近千人賊退公負母渡河走曹

南走城武又遷白門京口所至拾薪汲水以供朝夕能得太夫人

歡嘗刻壬午詩一卷。題曰白華客况。尋起大名道調順廣。再調遵
化及巡撫之命下而明事已去矣。按宋微子之後以國氏漢以來
又、對、第一、切
代有聞人。商邱之宋至莊敏公始大。曾祖處士公諱雷。祖鄉飲公
諱暘。鄉飲生福山公諱沾。以孝廉令福山。卒官貧不能殮。邑人作
墮淚碑記其事。是爲公考。莊敏公者諱顯明。隆萬間名臣。官冢宰
與海忠介瑞齊名。處士公之兄子。而公之從祖祖父也。公生明萬
曆戊戌。卒順治壬辰年五十有五。配劉氏。贈一品夫人。墓在閼伯
臺左。劉夫人祔副室。李氏趙氏郝氏趙氏。以子貴。封太孺人。贈宜人。
子男四。長煒。罹寇亂不知所終。李出次。舉以廕。歷官。今遷山東。按

察使次所。以廕歷吏部戶部員外郎。皆趙宜人出。次烱舉人內閣中書舍人。郝出孫男十人。公八歲喪。福山公扶柩歸。跣足號慟如成人。福之父老嗟歎以爲異。學問淵博。詩宗少陵。摩詰文宗歐蘇。所推獎多名士。商邱諸生侯方域以古文辭名世。亦公門人。著有白華堂詩疏。彙如千卷。鏤板行。公子烱皆早世。按察公以公行狀誌表。來請文其墓隧之碑。某己丑受知公爲門下士。又辱按察公姻媾。不敢辭。乃序次其實而銘之。銘曰。

白馬作賓。宋爰肇封。後以國氏。綿歷漢唐。宏著建武。均化九江。元魏曰弁。廣平遠祖。開元相業。上繼房杜。宋有二難。曰庠曰祁。政事

文學祥磨長離。翼翼商邑。幹挺條遠。莊敏發聞。晦久斯顯。文康繼
之。陽九嶠崎。歷否而泰。忠孝靡虧。遂秉國鈞。鐘鏞鼎彝。帝曰汝
權。汝予皋夔。公拜稽首。臣鴛乞歸。踰艾縣車。涯淡孰闕。闕伯臺左。
有封鬱鬱。刻茲銘辭。視古傳匹。

從遵化事敘起。中用議論東之。然後逆遡生平。補出世系族出。
翦裁甚工。先生敘事之文。無一篇不有法度。其不及古人者。未
免有翦裁迹耳。

○書趙一桂事

趙一桂者不知其邑里。崇禎甲申三月以省祭官署昌平州吏目營葬思陵事竣列其狀申州略曰職於三月二十五日奉順天府僞官李檄昌平州官吏卽動帑銀僱夫穿田妃壙葬崇禎帝及周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窆時會州庫如洗又葬日促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束手無策職與義士孫繁祉劉汝朴等十人斂錢三百四十千僦夫穿故妃壙方中羨道長十三丈五尺廣一丈深三丈五尺督工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羨道開通始見壙宮石門工匠以拐丁鑰匙啓門入享殿三間陳祭器中設石案

一懸萬壽燈二旁列紅紫錦綺繒幣五色具左右列侍宮嬪生存所用器物襲衣奩具皆貯以木筒硃紅之左旁石牀一牀上疊氈毼五采龍鳳衾褥龍枕又啓中羨門內大殿九間正中石牀高一尺五寸闊一丈陳設衾褥如前殿田妃棺槨厝其上初四日申時先帝梓宮至陵停舘棚陳豬羊金銀錢鏹祭品率眾伏謁哭盡哀奉梓宮下職躬領夫役奉移田妃柩於石牀右次奉周皇后梓宮石牀左然後奉安先帝梓宮居中田妃葬於無事之日棺槨如制職見先帝有棺無槨遂移田妃槨用之梓宮前各設香案祭器職手燃萬年燈度不滅久之事畢掩中羨閉外羨門復土與地平初

六日又率諸人祭奠號哭震天者移時呼集西山口居民百餘人。番土起塚又築塚牆高五尺有奇幸本朝定鼎爲先帝建陵殿三間繚以周垣使故主陵寢不侵樵牧雖三代開國無以復加竊計一時斂錢諸人皆屬義士孫繁祉係生員捐錢五十千耆民劉汝朴錢五十千白紳錢三十千徐魁錢三十千李某錢五十千鄧科錢五十千趙永健錢二十千劉應元錢二十千楊道錢二十千王政行錢二十千合三百四十千嗚呼甲申之禍天崩地塌傳聞烈皇帝大行昇至東華門賊殮以柳木覆以蓬屨老官監三四人坐其旁諸臣皇皇然方投揭報名翹足新命梓宮咫尺無一人往

謁○甚○者○揚○揚○意○得○揮○鞭○疾○驅○過○之○會○不○足○當○一○睨○者○而○趙○一○桂○胥○吏○末○員○孫○繁○祉○劉○汝○朴○等○草○莽○布○衣○相○率○斂○錢○營○葬○奠○醊○號○哭○令○諸○臣○聞○之○當○昨○舌○愧○死○入○地○矣○昔○元○僧○楊○蓮○真○伽○發○宋○殯○宮○唐○珏○林○景○熙○夜○往○收○遺○骸○瘞○蘭○亭○山○後○種○冬○青○樹○識○之○謝○翱○爲○作○冬○青○樹○引○記○其○事○至○今○四○百○餘○年○目○爲○義○士○諸○人○高○義○甯○遠○出○珏○景○熙○下○哉○友○人○譚○吉○璉○康○熙○初○客○京○師○嘗○徧○謁○昌○平○諸○陵○撰○肅○松○錄○二○卷○錄○中○載○趙○一○桂○事○云○得○之○州○署○故○吏○牘○中○語○可○信○不○虛○烈○皇○帝○不○幸○遭○離○百○六○躬○殉○社○稷○草○草○渴○葬○此○亘○古○深○痛○余○懼○後○世○史○失○其○詳○輒○據○一○桂○語○稍○加○刪○潤○備○著○之○如○右○又○按○許○作○梅○河○南○新○鄉○

人庚辰進士官行人從逆改僞禮政府屬一桂不知賊僞署官號故仍稱禮部主事僞順天府李不詳何人常見甲申野史載襄城伯李國禎以死力爭三大事又稱葉葬梓宮惟襄城一人往送返役卽自殺今以一桂事考之襄城未嘗至陵下灼然無疑而爭三大事及自殺亦似傳譌寧都魏禧作新樂侯傳贊附載襄城事與野史頗異同云

此事之必不可沒者文敘次議論皆老鍊

○○○明大司馬盧忠烈公傳

盧公名象昇，字建斗，別號九台，常州宜興人。大父荆王公，令浚儀。南康有惠政，父崑石爲名諸生。公天啓辛酉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出守大名，尋遷大名道，備兵三郡，號天雄軍。是歲崇禎六年也。時流賊勢日張，臨洛警急，公提兵赴援，擊賊小西天，再邀擊青龍岡，皆破之。嘗逐賊至危崖，賊騎自巔馳下，連發三矢，一矢拂公貂領，落之一失。釐中軍一將一矢中公額，眉間凝血痕。賊望見，駭曰：「盧公似有三眼，不敢逼。」竟殺賊而還。賊又潛分兵旁鈔，公偵知，引精兵疾驅出其前，鏖斬數千級。賊大蹙，曰：「此盧排俗排非。」

命也。過之卽死。相戒不敢犯大名。公深沈有大略。卽之溫溫儒者。
顧獨精悍。便騎射。性能耐勞苦。踰陣雄呼。萬騎辟易。雖古名將無。
以過賊。警公威名。南渡柯破。卽西六城。廷議擢公以僉都御史。撫。
鄖至。則偕總督陳奇瑜引兵窮逐。踰竹山。追賊及烏林關。敗之。又。
敗之。七家溝。右泉壩。又敗之。康家坪。納溪。過縣崖。絕礮。則羶衰繩。
縋而渡。賊奔走伏匿。恐官軍望見炊烟。至晝不敢餐。前後斬級五。
六千。墮篋塹死者又萬數。卽絕跡。公患漢江商舶不通。乃開鼓。
鑄。侍穀糴。造兵船數千艘。西抵商維南。距荆襄。轉輸貿易。物力充。
芻。卽自是成鉅鎮。卽鄰楚賊之不敢犯。卽者悉中於楚。詔遷公副。

都御史移撫楚。賊聞公至，突奔中州，日殘數十城邑。豫士民伏闕請公。楚人爭之力，廷議擢兵部侍郎，賜劍印，總理五省，等益以二省。時秦督洪承疇、迪喪大將，又戲下數叛，威望稍損，而公新受事，慷慨志清中原，軍令一變，所至輒有功。八年正月，賊渠李自成圍滁州，連營百餘里，盡銳攻滁。滁城守頗力，公疾馳五晝夜至，麾兵急擊，遣祖寬、羅岱爲前鋒。公躬援枹鼓，繼進搏賊城東五里橋，遂北至關山，朱龍橋橫屍枕藉，滁水亦流數里。公之至也，出滁人，不意遣偏將入州求糧，疑爲賊，斬之，竿其首。公馳諭，又以礮擬公行。太僕李覺斯識公，乃開門延入。滁守劉大鞏股栗伏地，分必死。劉

母年八旬號哭求代公亦念其城守功劓而免其死築壇酹亡將
哭之既殮而後行公時急逐賊賊且殄先檄淮撫朱大典堵賊去
路朱不應賊得逸去又追敗之七頂山殲自成精銳幾盡至南陽
使人告楚撫王夢尹郎撫宋祖舜曰賊罷矣東西遮截前阻漢江
可一戰禽也二撫又不應賊從光化之羊皮灘逸去公自受討賊
○公勇略作腰束是法命歷三載未嘗止官舍夜則同戰士露宿一夕右臂挽馬韁曲左
肱臥夢中聽馬蹄屢蹀聲遽大呼起躍馬行部曲亦大呼上馬然
莫測其故是夜賊統大隊宵行聞呼咤聲疑中伏狂奔達曙因追
擊三百餘里禽斬無算公曰幸也酣臥不覺吾一軍爲醢矣又嘗

此段類敘

以百餘騎陷伏中。兩日公戒其騎曰：食盡必死，奮擊之，尚有出理。乃大呼突陣，賊皆靡。大軍亦繼至，遂破賊，殺萬人。公臨陣用麾幢，自隨旁睨，它騎距躍輒上，奪其刃，便以殺賊。又好將輕騎，棄大營，數十里趨利，蓋溺死者屢矣。然輒免，往往取勝。明年八月，京師有

○賜賊事以下敘入○援擊○

警諸督勦王兵入援，尋加尙書，再賜劍印，命總督宣大、山西。公去而賊禍蔓延，秦晉豫楚，即襄在在靡爛，不及十年，明祚隕矣。悲夫。公既受宣雲命，慨然就道，出居庸關二十里，即策馬閱東界。先是，大督行塞，建大纛，列騎張左右翼，飛旆蔽空，十里外行人屏跡。所過副帥以下，兜鍪挂鎧，張弓矢，插房伏謁道左，傳呼聲如雷。過久

始敢起公則盡遣之去控數騎行六百里日呼守堡老兵詢疾苦
漸及邊事老兵以爲偏裨也狎之言狀甚悉騎過詢知爲新督則
大駭始至邊粟告匱斗值千錢公憂之力請舉屯牧日行吟道間
辨穀土督耕播凡牛羊墾埽音糞除各有法則行之兩年沙磧皆
成沃土歲大穰積粟至二十萬石上詔頒其法於九邊令倣行十
一年五月外艱訃聞哭踊請奔喪疏十上情辭哀慘上許之九月
秋防竣方候代而京師纂嚴三賜劍印督天下援師勤王是時枋
中樞者爲武陵楊嗣昌公先以議邊事與嗣昌忤又嗣昌方奪情
視事服緋袍上政府清論鄙之公數有規切語嗣昌益憾謀中傷

公○後○卒○以○是○敗○公○之○入○援○也○以○十○月○三○日○召○見○平○臺○詢○方○略○對○曰○
臣○意○主○戰○上○變○色○曰○朝○廷○原○朱○言○撫○又○誠○公○大○敵○非○寇○比○公○頓○首○
出○是○時○樞○璫○密○議○輦○金○幣○出○城○已○有○事○大○事○小○之○疏○公○不○聞○也○及○
會○議○公○昌○言○主○戰○坐○皆○默○然○初○嗣○昌○媚○大○璫○坐○必○居○下○公○至○直○坐○
其○上○故○樞○璫○皆○銜○之○公○入○軍○決○策○議○戰○誓○諸○大○帥○各○選○勁○於○十○五○
夜○分○十○路○四○面○襲○擊○刀○必○見○血○人○必○帶○傷○馬○必○喘○汗○違○者○斬○令○甫○
下○總○監○高○起○潛○遺○書○尼○之○且○漏○師○期○公○頓○足○曰○若○輩○撓○我○至○是○耶○
嗣○昌○赴○軍○中○公○責○其○阻○師○縱○敵○罪○聲○色○俱○厲○嗣○昌○頰○發○赤○曰○公○直○
以○尙○方○劍○加○我○矣○公○曰○不○奔○喪○不○殺○敵○尙○方○劍○須○從○已○項○下○過○若○

舍戰言撫。養禍辱國。非某所知。嗣昌強應曰。從無撫說。毋以長安
飛語陷人。公曰。周元忠講撫。通國共聞。復誰諱。周元忠者。賣卜贅
也。嘗奉嗣昌指。往來塞下。故斥之云云。嗣昌語塞。拂衣去。當是時。
公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自十月至十二月。屢有斬獲。而畿輔
守令見齟齬。公者眾。所至呼饑不應。軍中乏糧。勅四五日。又傳敵
走雲。晉雲帥某逕領兵去。時上已入嗣昌譖。削公尙書銜矣。提見
卒不滿五千。往來衝擊。然實饑疲不足杖。公見勢益急。晨步出營。
呼將士環立。勵以必死。辭氣慷慨。激印泣雨。下一軍泣且奮。遂進
軍鉅鹿之賈庄。與大軍遇。高起潛擁關寧兵。相距五十里。屢檄召

援○不○至○公○孤○軍○直○前○搏○戰○順○目○大○呼○目○皆○裂○出○血○兩○軍○殺○傷○過○當○
會○日○莫○引○去○半○夜○聞○四○面○營○樂○聲○大○軍○縱○萬○騎○圍○賈○庄○三○市○黎○明○
公○躍○馬○行○陣○令○虎○大○威○楊○國○柱○張○左○右○翼○而○公○自○揮○長○刀○大○呼○陷○
陣○三○軍○殊○死○戰○自○辰○及○未○礮○盡○矢○窮○軍○中○對○面○不○相○見○虎○大○威○猶○
識○公○挽○公○馬○欲○突○圍○公○以○刀○劃○其○手○曰○我○不○死○疆○場○死○西○市○耶○
驟○馬○馳○入○陣○左○乳○中○一○矢○拔○鏃○更○戰○矢○貫○腰○及○左○右○股○各○一○猶○震○
呼○手○擊○殺○數○十○人○大○軍○繼○圍○公○被○重○創○歿○於○陣○家○丁○顧○顯○從○死○圍○
人○楊○陸○凱○慮○殘○公○屍○伏○公○體○被○二○十○四○箭○死○虎○大○威○潰○圍○出○創○重○
竟○得○不○死○公○死○年○三○十○九○是○日○臘○月○十○二○日○也○天○霾○日○無○光○旁○暈○

兩小日色白如月。天官家言大將星囚。公竟當之云。公既歿。謗者猶紛紛言公降。或言遁。後三日。副將劉欽躡積屍得血汙赤體。麻袴刻督兵硃篆知公尸也。以告贊畫楊廷麟。昇入真定東關。親爲盥面刮髮。守臣素識公者。佯不辨。廷麟憤甚。集兵民視之。一卒踊起哭曰。我盧爺也。乃相羅拜大哭。距公死七十五日始克殮。三郡民披髮奔走號呼。設槃案酹哭者日萬計。廷麟官翰林編修。嘗抗疏斥嗣昌有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恨語。嗣昌銜之。遽改兵部主事。赴行營贊畫。戰賈庄前一日。奉檄催饗真定。故不及難。後經紀公喪歸。宜興人服其高義。乙酉之變。廷麟與萬公

元吉共守贛城。破不屈。赴清水塘死。先是嗣昌遣錦衣邏卒俞振法龍陰。誦公軍事。公死。振龍歸報。具言忠勇殉節狀。嗣昌怒。拷掠三日夜。令吐實。振龍曰。龍有死耳。言實。公殺龍。誑則鬼神必殛龍。廷鞫對如初。竟拷死。垂斃。忽昂首大呼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俞常叛。貂故亦呼俞貂鼠。同時有千總楊國棟者。塘報至部。嗣昌欲令緣飾。逗怯狀。國棟不肯。曰。以盡忠爲逗。以力戰爲怯。有死不敢加。以極刑無變詞。崇禎十五年。公事始大白。予祭葬。世廕贈太子太師。兵部尙書。諡忠烈。賜建專祠。其弟象觀請之也。象觀癸未成進士。乙酉六月起兵。敗投水死。

邵長蘅曰余得楊君廷麟所爲忠烈公紀實讀之終卷忽哭出聲不可忍善乎楊君之言曰嗣昌之必死忠烈有二憾公孝則昌不子公忠則昌不臣惟公忠孝大義矢吻凜然故甘心櫻刃貫鏃灑碧血於沙場而不悔也悲夫又曰均之督臣也洪生則謂之死公死則謂之生豈非運厄陽九而孽域滿朝致是哉蓋當時之論如此

附書盧忠烈公遺事

公廿四成進士年少美丰儀維揚一豔冶堅欲委身事公公笑曰吾肯鑠精神於粉黛耶謝卻之爲學務博涉講求經濟不欲

以文士名顧偶一下筆伉健有氣名能文章家不過也總理九
省時自爲疏略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事事皆趨後
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時時寓有危形况請未必敷
致卒從賊而將爲寇是年來絡繹而請之兵反樹賊黨積案而
用之餉適齎盜糧也又言督臣與理臣宜有專兵有專餉請調
咸寧甘肅兵屬之督剿遼寧兵屬之理若遇山林奔突不利
騎兵再調川箠滇黔兵一二萬攀援險阻佐騎兵所不及每月
需餉各一十三萬而聽承疇薛三邊聽臣辭全楚所在撫臣毋
以一方有警輒求調援分督理之兵餉臺諫毋從申苛求俾督

理得端心辦賊。總之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其言切中機宜。論者。建之。是時督則洪承疇也。公嘗貽書訓子弟曰。吾君恩既重。臣誼安辭。委七尺於行間。違二親之定省。此於忠孝奚居也。吾願子弟弗事交遊。弗圖安飽。名須立而戒浮。志欲高而無妄。庭以內。悃悃無華。庭以外。卑謙自牧。非惟可久。抑亦省譽。其訓室人曰。余歷官十三載。未嘗一問家事。室無治容。家無喪物。今任討賊。艱苦萬端。成敗利鈍。付之天毀譽。是非聽之人。頂踵髮膚。歸之君父。惟願作吾匹者。體吾心。以媳代子。以母代父。使兩親娛於堂。四穉習於學。吾願足矣。嗚呼。讀公書。

其語語率性。亦微學問。後世慕說公者。謂公爲忠臣。爲名將。詎知其家教。乃如是哉。性警敏。在軍中。單書羽檄。旁午據鞍判。盡揮。躍如飛。朱墨淋漓。馬鬣間常滿。稍暇。卽矟射爲戲。以箭銜花。五十步外。發輒命中。偶隨手書片紙。與所親云。吾嘗較獵塞外。親逐兔。兔將吏擊狐。伐危耳。耳生弦。勁箭聲。枝枝暗脫。去如鳶羣。饑噉。叫不絕。以爲樂。遇平岡。呼酒坐地。與諸大帥論兵法。忼慨及時事。不覺鬚樹。眶裂。諸帥皆起舞。還復與較射。發百數十矢。矚生駒。潑刺而還。笑呼曹景宗小兒。強作解事。何足道。其意氣如此。明進士金沙曹汝珍嘗爲公傳。蜀人唐大陶江陰黃晞皆

傳公互有得失。最後見楊廷麟所著紀實。喜其詳密。亦未暇講
剪裁法。予既刪次之爲傳。有遺事數條。欲後世參覈見公文筆。
乃附著云。

簡鍊詳密。字字皆有精神。附書末一條。亦絕調。近得忠烈公遺
集。讀之。蓋卽公原文。而稍剪裁之者。忠烈公奏疏極佳。可與李
忠定公奏議並讀。

武進三忠合傳

劉熙祚字仲緝號劬思世爲武進人天啓甲子舉於鄉策仕得與
寧令以治行徵思陵召對稱旨擢監察御史入臺忼慨言事章數
十上尋奉命按楚歲崇禎十六年也當此之時賊張獻忠已陷荆
州陷奉天焚燒陵寢襄陽再陷屠斬麋黃全楚河決魚爛矣五
陷武昌乘勝陷岳州獻忠謀過湖卜於洞庭神者三不吉投玦
大詬斂千艘於湘潭焚之遂騎而逼長沙會熙祚按長沙聞警投
袂起曰吾按臣也當急護宗藩是時親王開邸於長沙者曰吉藩
開邸於衡州者曰桂藩而惠王故邸荊州荆陷投吉藩亦在長沙

兩王相對日涕泣憂賊顧不知修備。惟堞宮垣晝夜擊櫓徼巡而已。熙祚急檄總兵尹先民以萬人守羅塘河。孔道貴屯三稍磯而命推官蔡道憲立柵斷陸道。柵未及成賊驟至。先民解甲降。道貴走勢不支。熙祚急護兩王走衡州。而長沙陷。蔡道憲不屈死。蔡道、道、憲、小傳、

憲者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賊傳城下。懼之降。道憲手注弩斃一賊。尋被執。嚼齒大罵。賊怒。磔之。健卒凌國俊九人侍道憲不肯去。賊并殺九人。內四卒奮曰。願葬主骸而死。賊義而許之。四卒解衣裹道憲骨。葬南郭。已乃自到。熙祚至衡州。賊尋破衡。乃急護惠吉桂三王入永州。賊命拆桂邸殿材入長沙。而親提銳卒追三王。

於○永○熙○祚○晨○朝○三○王○泣○且○拜○曰○永○以○南○非○楚○境○過○此○一○步○非○臣○死○
所○矣○臣○誓○與○此○城○俱○碎○王○幸○自○愛○乃○遣○其○中○軍○護○三○王○入○西○粵○而○
已○死○守○永○城○至○奸○人○內○間○城○陷○賊○縛○熙○祚○去○題○詩○永○陽○驛○至○寧○鄉○
之○孔○廟○被○殺○一○曰○賊○執○熙○祚○檻○送○獻○忠○營○熙○祚○大○罵○不○屈○賊○以○繩○
曳○足○倒○拖○地○剖○腹○剖○出○腸○死○烏○序○明○季○流○寇○之○既○慘○極○於○親○藩○而○
宗○祚○隨○之○當○崇○禎○十○四○年○正○月○洛○陽○陷○福○王○殞○焉○賊○薦○王○於○俎○沟○
其○血○雜○鹿○醢○飲○之○曰○此○福○祿○酒○也○同○月○襄○陽○陷○賊○坐○王○於○堂○下○屬○
以○卮○酒○曰○吾○借○王○頭○使○楊○嗣○昌○以○陷○藩○伏○法○而○襄○王○殞○矣○其○後○陷○
南○陽○而○唐○王○殞○於○麒麟○閣○陷○汝○寧○而○崇○王○及○世○子○道○殞○及○陷○新○州○

○賊○陷○永○城○並○致○

○此○三○王○以○○順○機○○○○○

而荆王先以悖死。陷武昌。而楚王爲賊執。置所乘輦。昇而沈之江。以死。楚宗屠僇靡子。遺其它。陪命失國。竄身。始生者。所在見告。蓋自辛巳訖癸未三年間。所稱豫楚十二王大略盡矣。其時上柑握劍印。專征所在。巡撫及諸大帥。擁重兵。環賊壘。而軍者相望也。無能一紓親王之禍。而熙祚以無兵無將之按臣。問關險阻。擁護三藩。俾遁於粵。而後以一死身障其衝。可謂忠矣。議者或以不能死守長沙爲熙祚咎。誤哉。熙祚死。明年三月。北都陷。帝后死。國同時以文臣徇節者。武進又得二人。曰王御史章。金主事鉉。

王章字漢臣。崇禎戊辰進士。初令諸暨。有惠政。臺使者疏調繁。改

鄆、鄆、人、來、迎、暨、人、逐、之、曰、王、君、我、父、也、鄆、何、與、鄆、人、爭、之、力、曰、王、
君、今、我、父、也、暨、安、得、留、章、兩、恩、遣、之、而、乘、夜、啓、門、壯、去、治、鄆、如、暨、
兩、邑、皆、肖、像、以、祠、久、之、以、卓、異、徵、授、工、部、主、事、擢、陝、西、道、監、察、御、
史、出、巡、按、甘、肅、甘、故、重、鎮、而、邊、兵、窮、困、每、舉、費、於、弁、約、十、金、償、一、
級、亡、所、得、級、則、殺、口、外、民、以、償、故、往、往、聞、邊、費、而、弁、得、冒、功、邀、賞、
章、知、其、弊、著、令、寇、非、大、舉、不、許、以、零、級、邀、功、按、甘、二、年、封、事、凡、百、
八、十、上、崇、禎、十、七、年、二、月、差、巡、視、京、營、當、是、時、流、寇、李、自、成、已、破、
太、原、轉、略、忻、代、破、寧、武、宣、大、警、檄、師、至、章、奉、巡、視、之、命、按、京、營、額、
兵、當、十、一、萬、有、奇、除、疾、農、什、一、藏、尉、什、二、勦、晚、占、役、及、市、傭、竄、名、

什四三其所存者四分財一而國月懷已半戰士饑疲不任甲閱
視則革、筍、木、薦、敝、兕、鑿、鈍、戈、幾、如、兒、戲、有、介、而、馳、者、九、發、不、中、騎、
平、蹶、問、之、則、都、司、也、喟、然、語、同、列、曰、戎、事、至、此、尙、可、爲、乎、吾、死、是、
職、矣、已、泣、下、沾、襟、會、有、南、歸、者、索、家、訊、章、奮、筆、書、曰、全、晉、旣、殘、關、
門、告、棘、臣、子、不、敢、復、問、身、家、語、不、及、私、俄、賊、入、居、庸、三、輔、望、風、瓦、
解、都、城、纂、嚴、章、與、科、臣、光、時、亨、分、堞、城、守、三、月、十、九、日、賊、破、彰、義、
門、章、猶、手、發、二、礮、擊、賊、時、亨、踉、蹌、至、急、呼、章、易、服、遁、章、奮、曰、事、至、
此、惟、有、一、死、遂、戎、服、上、馬、賊、騎、自、後、至、叱、呵、下、馬、時、亨、遽、下、馬、蒲、
伏、請、降、章、策、馬、走、且、厲、聲、曰、我、視、兵、御、史、也、孰、敢、叱、賊、怒、槊、刺、其、

股墮馬乃踞地大罵賊益怒攢鎗刺之至死罵不絕口日莫家人
至城上覓其尸僂坐不仆張口怒目勃勃如此賊狀以板扉舁之
歸光時亨者亦進士方事急時都御史李邦華密疏請皇太子監
國南京上心動而一時倡異議率臺諫闐然起而詆排邦華者卽
時亨也後以從逆論死逮南都奔市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而籍於順天舉鄉試第一崇禎戊辰成進士
年十九自以不習吏請改銓得揚州教授內遷國子博士擢工部
主事是時上方銳意綜核命內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敕
爲彝憲特建署鉉抗疏略曰皇上御極之始不旬旬而殛除大慙

至斷也。還歸除之役。杜奸預之漸。至明也。乃不數年。復尋覆轍。事權變重。體統逾尊。在外邊境有總監等之總督矣。在內二部新設總理。又躋之部堂矣。皇上誅一忠賢。而今扶植而擁樹者。且不止一忠賢。臣誠至愚。竊所未喻。旣而竊憲抑諸司行堂。屬禮鉉。又疏言。竊憲妄自尊大。儼然部堂自居。強抑曹郎。夷之屬吏。臣不敢以委贄。皇上之臣。爲奔走中貴之臣。亦不忍以七尺讀書之軀。爲扶服刑餘之軀。挫士節辱朝廷。所關甚鉅。上怒。有旨切責。竊憲聞之。意得甚。是日入新署。扇導向殿。如尙書。竊憲閤堂坐。南面。據案。黃衫緹衣。列侍階下。吏抱文書。雁鶩行。俟命者。左右數十百人。而曹

○領○出○此○何○

郎無一至者先是鉉集郎官議吾曹與總理職事相關第令掾吏持文往有一人登縣憲堂卽屬假子當提吾禪尖踢其面故諸郎官白尙書先期各以公事出而縣憲慚且恚甚曰此必金主事也以驗放十六門火器誣劾鉉故誤軍機欲殺鉉尙書力爭之得削籍歸後十餘年起兵部車駕司主事巡視皇城與王章視京營同日拜命時賊已破大同而宣府監視則太監杜勳居庸則太監杜之秩鉉疏言大同陷勢且逼宣府宣府不守則京城危撫臣朱之馮忠勇可捍一面第恐內臣掣肘僨事乞專任撫臣而急撤宣府居庸內監不報賊至宣府杜勳率鎮將迎降朱之馮死之至居庸

杜之秩亦開開降。鉉聞，拊膺大哭。鉉有弟錄在旁，亦大哭。鉉顧語錄曰：「今我與若哭，諸公數日後若旋哭我也。」十九日，賊入都城。鉉倉皇歸與母訣曰：「從母乞此身殉王事。」母曰：「汝讀書知大義，今日始向我乞身耶？」趣之出。又命僕追往，以朝衣隨。鉉趨皇城，見宮女踉蹌出走，喧傳帝崩。又聞王章死城上，失聲曰：「唉！芳洲已先我蓋鉉與章素交厚，約同死。芳洲者，王章號也。」遂具衣冠北面再拜投御河死。僕奔告其母章氏曰：「兒得死所矣。」吾命婦義不可辱，赴井死。妾王氏從之死。弟錄收殮畢，號哭三日，亦投井死。初，熙祚死，湖南時事甫聞，而國亡未及，邀贈諡。南都建，乃追贈熙祚左都御史。

諡忠毅。章贈大理卿。諡忠烈。鉉贈太僕少卿。諡忠潔。而忠潔屍沈御河。逾月賊去。求遺骸不可識。家人識其綢環。持歸以衣冠殮忠毅屍。殘於亂兵。惟忠烈以喪歸。祭葬如著令。

邵長蘅曰。予亦武進人也。故知三公特詳劉故著姓居郡城西偏。相傳地有古柏。因號柏樹劉氏云。金氏世居鄒邨。王氏世居奔牛。鎮蘇子瞻詩。臥看古壠橫奔牛。是也。在邑西數十里。烏虜甲申之變。天柱崩。地軸仄。畜鳴人頭。彗掃紫極。時中外慷慨伏節者多有。而吾邑乃得三人。偉哉。予爲合傳之。令譔明史者有所考。

提挈斷續。聯貫摹寫處。一一見法。○劉傳寫陷藩十數行文字。

以氣運事事不礙氣頓挫跌宕真得龍門諸年表之神當今斯
道那得不推青門先生獨步

原評

邵青門文錄卷二

武進邵長蘅子湘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賈奎耀琴

○青翰草序

南昌彭子覲宸以副榜例當貢太學。意鬱鬱若不自得者。毗陵邵子語之曰。以子之才。而浮沈遇不遇之間。其鬱鬱固宜。顧今日科舉之學何如哉。士習四子一經。兼通其傳註。僅數十萬言。然不竟讀也。主司不以命題。與集註之無益於帖括者。塾師率汰其三一而卒業焉。已又取時文之剽販。為貸。號彼庸瑣而已。售於有司。

者數百篇。課之略成。前已又取坊刻策論表之。與時文類者數十篇。瀏覽之大較。不過二十餘萬言。子弟之類者。可計月而畢。乃昂然出而應有司之求。用之七科名。去而躋顯榮者。蓋比比矣。間有卓犖瑰偉之士。稍知博涉經史。又不幸負能文章名。則去科舉之途。漸遠。其學益肆。則其去之也愈遠。流俗乃爲之說曰。是不合於有司之繩尺。嗟乎。繩尺安在哉。如此而得我從之。而未必得矣。如彼而失我矯之。而亦失矣。然而剽販丐貸。骹骸庸瑣。而遇者十九卓犖瑰偉。而遇者百一。則又似有繩尺者存。予之才固所謂去之漸遠者也。而猶介於遇不遇之間。予則幸矣。又何鬱鬱爲且夫學

者讀書。纘言非務博而好勞。其中必有所以確乎自信者。吾苟有以自信。詎以外之僥得僥失者爲重輕哉。彭子喜曰。先生言是也。會梓近詩一卷曰青翰草。屬余序。余乃誦前語令弁其端。其曰青翰者何。蓋彭子以能文章。受知家靜山提學。按部所至。輒攜彭子偕。詩多舟次所得。因以名云。

只用一筆寫出。而中間自有頓挫。故極痛快淋漓。而不直致有餘味。

○問津園記

士苟抱曠遠之識。負遺世軼俗之情。非必伏閑隱。隩逃蓬蒿而茹
薇蕨。然後樂也。隨其所之。皆有以寄其所適。設非其人。強而處之。
山阻水涯之閒。子子焉不能終日。甚者導憂而增慨者有之。無它。
衷所得者異也。魯庵張君始官京師。爲水部郎。常闕所居。旁隙地。
鑿湖疊石。厥以華堂。周繞文檻。顏曰一畝居。自曹歸。則杜門掃軌。
而時與海內文章士之各京師者。觴詠其間。余過而樂之。爲賦數
詩。有曰磴危仍綴菊。湖仄亦遊魚。又曰明日還來過。新詩許更聽。
蓋紀實也。未幾君以親老乞歸。視去官若脫屣然。僑居津門。方治

所爲問津園者一樹一卉皆手自灌溉日往來園間甚勤再今夫京

加洗代

師固榮利之藪而干勢資進之人所輻輳而奔走也雞鳴而出鐘
動而未休黃塵眯人馬上咫尺不相見營營然東西騖馳彼方自
謂志得而津門北近海南通江淮是惟舳舻魚鹽銀銅果布杉楠
之湊其俗趨賈爭擁貲自封開亦聲伎讌會相徵逐以是爲豪耳
而君所樂顧皆不在此余自京師南歸舟行抵津門訪君君喜觴
余問津園因屬余記蓋園之大視一畝居可四五而羸塏爽閒曠
亦復過之中爲堂三楹左右翼以回廊曲室堂之後屏以茅亭堂
之前稍左俯以峻閣登閣而眺則海氣泱泱千里一白而潞河北

來○衛○水○東○注○其○間○浦○樹○沙○禽○風○檣○魚○網○出○沒○掩○映○於○几○舄○間○亦○勝○
觀○矣○而○園○之○主○人○益○蒔○花○木○度○圖○史○徜徉○吟○詠○翛○然○泊○然○視○世○之○
所○有○舉○無○足○介○其○懷○者○蓋○是○於○內○者○無○待○於○外○君○所○得○與○其○所○以○
樂○固○有○異○乎○人○者○園○亦○寄○焉○而○已○園○舊○爲○某○公○題○額○或○曰○其○地○嘗○
有○隱○君○子○耦○耕○也○因○以○名○云○
語、丁、之、

以一畝居引起問津園中間軒然大波亦京師與津門並提末
段歸重本題標出勝概回應起處血脈貫通是極有結構文字

嵩陽書院記代

書院非古也。古者三代之學。嘗出於一。其時自家至州。問鄉黨。以達於王國。無不立學之地。自國子至庶民子弟。無不學之人。自春夏秋冬。歷之三年九年。無一日去於學。而又取卿大夫之致其仕而歸。能以道得民者爲之師。其德則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則孝友睦婣任卹。其術則詩書禮樂。士之生其間者。奇。豪。淫。僻。之說。無所惑。其外于進者。祿之念。無所動。其中其於聖賢之道。若繪布稻粱。服食之。不可斯須去也。故及其教之成。上之公卿大夫士。皆得其入下之道德一風俗同。三代之盛大。率由此。逮嬴秦滅學。歷漢唐。

宋元明千餘年間學或興或廢其所以教者要非古法師弟子羣居族處上者講章句談經義爲干祿之文下者責贅脩徵逐酒食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而已於是一二有志之士聚生徒設學舍奮然於十載之下講求斯道於千載之上而科舉之學與性命之學始歧而爲二而當時右文之君往往卽其地賜經史置校官書院之興蓋昉此矣夫學校所教如彼師儒所講如此二者果歧而不可合哉識者憂科舉之陋常思有以變其法矣而卒不可變夫無變乎今之法而有以合乎先王之道此賢者責也豈世果無其人哉登封有嵩陽書院建自五代宋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當時所稱

四大書院。嵩陽居其一。自元明訖於本朝。廢興屢矣。邑人大名兵備副使耿先生介。家居講學。毅然興復。邑令張君壩力襄之。於是二程朱子有祠。會講有堂。燕居有室。生徒誦習有舍。既成。集諸生讀書其中。每月以朔之三日課藝。卽今時所爲科舉之文。以越望之三。曰講學。先生之言曰。今日論學。不必煩爲之辭。卽於舉業加一行字。使修其辭。爲有德之言。見諸用。爲有本之學。嗚呼。循乎今之法。而能合乎先王之道於先生見之矣。先生誠賢者耶。古所稱卿大夫之致仕而教於其鄉。以道得民者。其在先生耶。慶歷中。胡安定。瑗教授蘇湖。海內方尚詞賦。獨瑗教以經義時務。湖學蒸蒸。

多秀彥。於是有司請取瑗法爲太學式。

今天子重道崇儒。表章四子六經。頒示中外。其廣勵之意綦厚。誠如胡瑗故事。取先生法。下郡縣。使博士之所以教弟子。員之所以學。畢出乎此。自一邑移之一州。自一州移之天下。卽所爲科舉之學。而各有以自得夫聖賢之道。教化之成。其何難之與。有張君爲吏。廉仁愛民。今以治行當遷秩去。來請曰。願有記。遂記之。若夫興廢沿革之詳。庀工之月日。載書院誌。及湯先生斌記中。可互見者。皆不書。

前幅自源而流。佳在中間爲之紐合。結處證以安定亦有遠神。

書金谿兩烈婦紀略後

兩烈婦爲金谿孝廉張君冠玉之母故姊妹也皆姓吳氏皆蚤寡奉姑以孝稱順治丙戌冬故申丞揭公重熙起兵襲撫州不克走金谿金聲桓王得仁躡之縱兵大掠兩烈婦踉蹌掖姑出遇遊卒拔刀刳姑驚仆地烈婦遽奪持其刀以身蔽姑呼曰甯殺我卒怒殺烈婦次刳姊姊罵不絕口亦被殺而姑竟得免嗚呼兩烈婦之死烈矣無待區區詩文以傳况張君能致詩文如是之夥又奚藉余言顧其間議論有刺謬者是不可不辯盱江鄧昊之言曰兩烈婦之死死於金王之卒而偕之厲者實申丞也又曰於家國無所

濟而於鄉鄰大有所禍。以是爲中丞罪。嗚呼斯言也。決天下後世。忠義之防。而有志之士爲之掩腕歔泣。下而不能止也。自古忠臣烈士。遭離百六。明知事不可爲。然且逆天命。犯首禍。慷慨赴之。瀕九死而不悔者。其心固有所大不忍也。人情莫親於父母妻子。莫愛於身。夫人至捐軀命。忍其父母妻子。以舉事。而又遑計成敗利害哉。今夫匹夫慕義。奮袂而起。不旋踵而異懷。觀望躊躇而不敢前者。則計較利害之念沮之也。而謂豪傑之士然乎哉。以余所聞。中丞公告廟興師。破家出走。崎嶇江湖。萬山中。屢蹶屢奮。迫勢窮力詘。計無復之。然後以一死謝天下。嗚呼。處死如公。亦可告無

罪矣而吳猶云然鄉人以愛憎爲毀譽固如是哉如吳言則雖陽
之屠空阮之敗不能道荼毒生民之罪而凡史冊所載媮生苟免
全軀保富貴之徒皆可自詡明哲而閉門乞降賣君父以求榮者
且得以保境安民論功矣是烏可哉是烏可哉吳才識庸陋又不
曉古文法其文必不能傳而是編已有從而附和之者况於世之
以文章名者其立言可不慎歟

此辨斷不可無文氣亦極凌厲可與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並讀

○○張烈婦哀辭并敘

烈婦荀氏父名申益考城人適寧陵柳河張鐸鐸世農家父亡獨母在烈婦勤於操作事姑謹鄰韓可元者素亡賴桀黠橫里申烈婦始嫁時可元已窺而盪之顧未有間久之烈婦自母家歸姑方煮麥於箔未覆烈婦問故曰麥煮適熟而客至呼汝夫語未返耳烈婦不易衣飾遽出門採蒿棘葉爲覆麥計蓋門外數百步卽鐸田也可元瞰烈婦獨入深棘中呼王壁與偕躡其後王壁者亦七賴子年少而美可元私計婦人見壁必悅悅而從我因而持之必得所欲其本謀如是是日烈婦見壁入棘叢駭且避問曰若

何爲壁稍近之烈婦大呼救人壁遽扼其吭可元亦前抱持嚇曰不從殺汝曰願殺壁曰不從勒死汝曰全屍更好誓不從強犯之則以手批可元頰且碎其裙可元拉烈婦手折之則更抵以足兩人摔烈婦髮使仆仆復起屢起屢仆髮蓬鬆脫落委地已乃極力偏之至衣條條裂終不得犯可元欲舍去壁曰識汝奈何遂共縊之死繫頸於樹烈婦將絕時所當手足抓地處坎可尺許血殷然又以秫本椓下體掠其首飾指環去烈婦死時年十八康熙己巳五月廿三日也鐸旣歸姑訝婦久不至遣鐸往視見婦屍鐸大駭號呼邨人環顧各嗟莫得其故鐸旣無如何買棺殮屍事將已初

可元自秣聞出時適與張光彩遇光彩者亦柳河人見可元衣縷
縷碎又有血腕痕踉蹌走若鬪而不勝者私怪韓十素橫不讓人
今日氣何索耶可元多兄弟行十故里中以韓十呼之及是心知
可元所爲私語其妻唾彩面曰嗟韓十惡人今貫盈自斃汝畏
十不敢言死者有知必爲厲鬼禍汝立起欲自往光彩懼且慚乃
走告鐸願爲證鐸遂訟可元於官可元賄吏緩其獄至六月廿二
日始往驗烈婦死匝月矣啓棺而如生肢體血斑鮮掖之則僵而
立眾皆驚異作人盡隱其傷謾云項上繩痕不交蓋人勒之死則
繩痕交今言不交謂自縊也令惑其言將坐鐸以誣觀者大譁令

心動。揮眾使散。曰。明日更鞠之。明日聚者益眾。縣庭至不能容。乃

移鞠城隍廟。作人供如初。有扛屍夫張九容者。哭前此曰。韓十私

我曹金。汝得金若干。尙何諱。初可元賄眾時。張獨不肯受。故云然。

作人語塞。令不得已。薄責之。眾憤。梓作人最賤。幾斃。可元既魄

於神。又見眾怒洶洶。知不免其吐。致死狀。纖悉如畫。曰。拯下體者。

憤不從也。掠首飾指環者。不得漁色。姑取貨也。令遺隸索可元家。

則首飾指環具在。乃收繫可元。壁俱論死。未幾相繼斃。獄余於寧

陵縣志中。得雖人田蘭芳所爲張烈婦傳。讀之氣結填膺。幾欲哭。

出聲。不可忍。嗚呼。秉彝之在人如是哉。按邑故有烈婦祠。祀黃喬。

兩烈婦明嘉靖間人黃烈婦李氏舉人黃嘉猷妻喬烈婦解氏監
生喬文光妻皆夫死自經柩側事聞詔旌門建祠祀今百餘年不
廢嗚呼黃喬之死烈已然皆士族高陽習聞詩禮之訓且其胷中
固蚤辨一死矣一田間婦遇強暴於倉卒之頃迫脅凌厲死生呼
吸稍一瞥亂皇惑鮮不自喪而能不怵不回以死自衛此其成就
尤難而慘毒亦過之愚以謂烈婦之死應祀典謂宜祔主於祠與
黃喬並邀春秋一奠之榮此賢有司事也余既序次其事乃變爲
楚聲以招之冀貞魂來安享於祠也其辭曰

葛秣蒙密不見天只幽篁黑箒孰後先只猧猧狂狂走逐人只荃

往○遭○之○糜○厥○身○只○殷○肉○血○拇○胥○樹○闕○只○豐○隆○砵○訇○雲○晝○露○只○羈○禽○
啤○獸○悲○空○林○只○貞○魂○歸○來○毋○滯○淫○只○穹○祠○銀○勝○有○華○堂○只○網○戶○朱○
綴○文○杏○梁○只○承○塵○方○紋○蘭○幕○張○只○黍○稌○麻○麥○稷○稻○粳○只○膈○魚○鵬○臚○
椒○桂○芳○只○五○齊○四○酎○程○柘○漿○只○雲○旗○下○來○靈○風○翻○只○六○銖○纖○桂○鳴○
珮○珊○只○摻○黃○攜○喬○步○瓊○軒○只○含○顰○凝○睇○慘○不○言○只○貞○魂○歸○來○閑○且○
安○只○

此文似在震川先生書張烈婦文上識者辨之

○○明左都御史李忠肅公傳

公名邦華字孟閣別號懋明先世唐西平忠武王晟之後也西平第十子憲觀察江西憲子游爲袁州刺史始家袁再傳至遵遷吉水遂世爲吉水人父建以舉人官南刑部主事公舉萬歷甲辰進士知涇縣行取山東道監察御史巡按浙以例調外熹宗初起兵備副使分守易州入爲光祿寺少卿擢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又召爲兵部右侍郎移疾去削奪爲民崇禎改元起工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京營戎政進本部尙書踰年用中旨罷歸尋起南兵部尙書參贊軍務以憂去服除起南右都御史道拜北掌院左都御史

、進、從、此、敘、起、先、提、其、大、事、于、前、若、川、順、敘、則、落、前、人、料、曰、矣、

時崇禎十五年也。公初奉南院命以衰老固辭。俄聞邊警乃奮袂起曰。此豈臣子辭官日耶。爲文告大江之神。誓嘉猷子孫而出抵湖口。而有左兵之變。先是左良玉以缺餉兵潰東下。所過殺掠。畱都民一夕數徙。文武大吏相顧無人色。公適過之。湖口爲檄告良玉曰。本部院四朝大臣。一生忠孝。勤王討逆。仰望貴鎮與我同讎。頃傳麾下全軍南潰。江流中斷。陵京震驚。何輕舉若此。我朝列聖英靈。皇上神武。羣醜遊魂。旦夕膏斧。貴鎮不以此時枕戈礪劍。與疾討賊。乃甘自菲薄。貽誤功名。竊所未解。海內豪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士。保無從旁觀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家而汙青史。

爲千古笑端。智者所不出也。宜卽日嚴戢軍士。疏通江路。尅期還鎮。本部院當力爲貴鎮濟此饑軍。不則義旗回指。將不得以玉帛相見矣。良玉捧檄心折。又用其親信李猶龍。胡以寧。開陳禍福。良玉大感悟。乃飛書皖撫。發庫銀十五萬補六月糧。軍心大定。南都始解嚴。越日公具威儀入其營。良玉裊首韞握刀。插矢俯立。迂鶴首公辭。改用師弟子禮。見良玉請公坐樓船。大閱士。慰勞諸將。詢問部曲姓名。一軍思奮。又爲公斬淫殺者四人。徇於軍。釋被鹵男婦四千餘人。還漕鹽艘五百餘。臨別至。率衣號慟。公入朝。上迎勞曰。潰○兵○事○處○置○得○宜○東○南○半○壁○賴○卿○亡○恙○跪○奏○移○時○數○詔○起○立○溫○

語如家人父子。上既倚重公公。亦知無不言。顧是時外侮內訌。人○亦○無○如○何○即○起○于○殺○主。子立。軍國之積弊。臣下之錮習。如盤根之不可拔。如焚絲之不可理。如壞屋漏舟之不可擋。在公隨事納忠。卒亦不能大有補裨。而天下事竟不可爲矣。甲申三月。賊破潼關。上召見羣臣。泣數行下。公退。具疏請急遣皇太子監國。南京疏略曰。臣去年入都。卽請勅畿輔郡縣預備城守。秦督宜扼關自固。別遣重臣督師防河。諸臣泄泄不省。以致百二山河。河決魚爛。都城堵牆一無可恃。爲今日計。皇上惟有堅持効死。勿去之意。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兆民主。則當守兆民。爲陵廟主。則當守陵廟。周平宋高之陋計。非所

宜聞東南曠遠賊鋒漸蔓齊魯一旦南北中斷則神京孤注竊見
皇太子天資英武豫教端凝正宜歷試艱難請亟倣仁廟故事撫
軍陪京即日臨遣親簡親臣大臣忠誠勇智者專勅輔導便宜行
事刻期饋水陸飛輓集方州義師以擊燕雲邊寇氣此宗社安危
所係不容刻緩者賊兵驕師老急檄關寧吳三桂提師迎擊可以
必勝勅襄城伯李國禎悉簡京營精銳出爲犄角守城之事臣等
力任之皇上下詔罪已悉發內帑蓄積以餉戰士勿局鑄爲盜守
逆賊之首未必不可懸背街也又曰皇上勿疑臣南人借此自便
臣誓以身許國皇上卽委臣南事臣不敢任越數日又疏請命定

永二王分封江南烈皇帝袖公兩疏達殿行且讀且歎密諭閣臣
陳演曰憲臣言是演頗洩其語既而羣臣爭疏南遷臺臣則然詆
排上恚甚并公兩疏寢不行三月十二日大同昌平繼陷公亟議
登埤死守走告內閣閣臣魏藻德故曳踵徐徐行曰且姑待公唾
之而出明日率諸御史登城城瑠拒守者矢石交下慟哭返十八
日賊破外城公移宿吉安館文信公祠下烹賜丞祀信公徧餉所
知詰朝內城陷公亟奔大內關門閉不得入歸館沐浴整衣冠北
面再拜三揖信公曰邦華鄉邦後學當死國難請從先生於九京
取白練書贊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臨危授

命○庶○無○愧○吾○君○恩○莫○報○鑒○此○癡○愚○綠○尾○書○人○生○自○古○誰○無○死○齒○取○
丹○心○照○汗○青○句○書○已○繫○之○帶○間○顧○語○家○人○曰○謹○護○總○憲○印○還○朝○廷○
毋○汙○賊○手○不○得○皇○上○確○問○無○殮○吾○屍○乃○移○席○正○坐○持○束○帛○繫○文○信○
公○坐○榻○投○纆○而○絕○三○月○十○九○日○辰○時○也○年○七○十○有○一○既○死○正○屍○中○
堂○眉○目○軒○舉○如○生○時○賊○過○者○咸○咋○指○呼○忠○臣○或○有○下○拜○者○越○三○日○
乃○殮○嗚○呼○唐○安○史○之○亂○房○瑄○首○建○分○鎮○討○賊○之○議○詔○下○遠○近○相○慶○
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公○之○策○正○與○瑄○合○當○是○時○燕○京○決○計○
固○守○賊○雖○強○不○敢○越○燕○而○南○太○子○南○行○可○以○必○達○既○入○舊○都○緩○則○
填○撫○東○南○亟○則○控○江○扼○淮○號○召○燕○齊○援○帥○進○戰○退○守○天○下○事○未○可○

知公固籌之熟矣。乃天不祚明，以烈皇帝之英明，不能用公策卒。
致宗社淪胥，主臣同盡。嗚呼！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公生而孝友，不
苟訾笑。江西有二儒者曰鄒忠介公、元標曾恭端公，同享鄒公識。
公於諸生，易以萬物一體之學。既登第，謁會公南太宰署，與極論。
古今典章吏治人才世運，曰：「吾老矣，報國微忱，舉付吾子。」公學問
原委得之。二公爲多，令涇下車，未幾，問里銖兩之奸，悉知之。會歲
禮，勸貸賑濟，全活六萬人。爲御史，條上章數十，皆軍國大事。首輔
福清葉公下朝房，秉燭照公面，曰：「吾不知李懋明何似，敢言乃爾。」
福王之國有日，請給養贍田土足四萬頃而後行。部科噤不敢言。

公曰。若是。則之國無日矣。手疏數千言。爭甚力。福清亦上疏極言。事得寢。福王遂以甲申就國。巡按兩浙。斥賊罰公費銀數千兩。屬吏洗手奉法。當慮囚積案。填委公。搗冊坐輿中。流覽暗記數百人。以次決遣。姓名訊牒不遺毫髮。吏民驚以爲神。其鎮天津也。蒞任方一日。妖賊猝攻陷景州。而鎮兵盡東出。城虛無兵。公飛騎檄東師還。遮擊賊。復選步卒千人。躡賊後。各戒以道里。時日比合戰。兩軍猶不相聞。各奮擊賊腹背。不支。遂大敗。俘斬四千有奇。連克景武鄒滕。蓮妖殲焉。旣而真定督撫攘其功。得金吾世職。而公僅加一級。蓋當時疆事類如此。遷兵部右侍郎。會璫餉方熾。移疾歸御。

兵部時有事詳明史此大略

史倪文煥疏論公東林渠魁與周公順昌林公枝喬並落職其起
為南參贊機務首議定營制汰虛卒裁冗官躬巡視江北渡浦口
徑池和梁山上采石磯旬日走四千里熟察水陸形勢阨塞防禦
機宜繪為圖分五疏以進大要謂守江東不如守江北請於滁和
全椒壅田積穀屯兵數千人且屯且練以固門戶守下流不如守
上江請於池陽間開府采石置哨太平舟車兼制以固咽喉又謂
徐州當四衝水陸交會宜宿重兵設總督一旦有事片檄徵調北
捍邊西扼寇中奠陵京此萬全局也疏下兵部舌吐不敢覆公亦
用外艱去後六年南都擁立一二老成所規畫略如公疏入於是

服公先識云。甲申四月。公柩至自燕。贈少保吏部尚書諡忠文。入國朝。改諡忠肅。予祭葬。其家葬公於鼇山之釣魚臺。陽嘉興絕邵長蘅曰。余客江右。數往來峽江。吉水閒望。所謂釣魚臺者。巨石巉巖然。俯江岸。昔人以爲可坐而釣也。因以名云。余每過。未嘗不歔歔欲涕也。虞山錢公謙益爲公譔神道碑。敘事詳贍。然頗病其蕪曩。見野乘所載。謂公亦倡議南遷。以賊臣剗制而罷。嗚呼。公之忠謀石畫。不幸而不見用。而顧使剗耳吠聲者。影響附和。幾與請幸江南之王欽若。幸蜀之陳堯叟同傳。豈不諄哉。余故掇其大者。具論之如此。

忠肅負經濟才所到處皆有建豎文特挈調阻左兵及請太子
監國南京兩大事於前而於監國事尤咨嗟重嘆以此事關係
重大明末之不東晉南宋者實此故也以下補敘生平不如明
史之詳而贊特神妙

○○○入大山人傳

入大山人者。故前明宗室。爲諸生。世居南昌。弱冠遭變。棄家遁奉新山中。薙髮爲僧。不數年。壁拂稱宗師。住山二十年。從學者常百餘人。臨川令胡君亦堂。聞其名。延之官舍。年餘。意忽忽不自得。遂發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走還會城。獨身猖佯。市肆間。常戴布帽。曳長領袍。履穿踵決。拂袖翩跹行。市中兒隨觀。譁笑人莫識也。其姪某識之。阻止其家。久之。疾良已。山人工書法。行楷學大令魯公。能自成家。狂艸頗怪偉。亦喜畫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蘆鴈汀鳥。脩然無畫家町畦。人得之。爭藏弄以爲

重飲酒不能盡二升然喜飲貧士或市人屠沽邀山人飲輒往往
飲輒醉醉後墨淋漓亦不甚愛惜數往來城外僧舍雛僧爭矟
之索畫至率挾提衿山人不拒也士友咸餽遺之亦不辭然貴顯
人欲以數金易一石不可得或持綾絹至直受之曰吾以作襪材
以故貴顯人求山人書畫乃反從貧士山僧屠沽兒購之一日忽
大書啞字署其門自是對人不交一言然善笑而喜飲益甚或招
之飲則縮項撫掌笑聲啞啞然又喜爲藏鉤拇陣之戲賭酒勝則
笑啞啞數負則拳勝者背笑愈啞啞不可止醉則往往歔歔泣下
予客南昌雅慕山人屬北蘭澹公期山人就寺相見至日大風雨

劫○只○笑○

極○意○形○容○神○貌○

能○自○解○之○故○如○巨○石○室○泉○如○濕○絮○之○過○火○無○可○如○何○乃○忽○狂○忽○瘖○
隱○約○玩○世○而○或○者○目○之○曰○狂○士○曰○高○人○淺○之○乎○知○山○人○也○哀○哉○子○
與○山○人○宿○寺○中○夜○漏○下○雨○勢○益○怒○簷○溜○潄○潄○疾○風○撼○窗○扉○四○面○竹○
樹○怒○號○如○空○山○虎○豹○聲○悽○絕○幾○不○成○寐○假○令○山○人○遇○方○鳳○謝○翽○吳○
思○齊○輩○又○當○相○扶○攜○慟○哭○至○失○聲○愧○予○非○其○人○也○

奇人奇文用筆如活虎生龍出韓退之手不過如是

○清故通奉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禮部侍

郎沈公神道碑

代

公○以○能○書○名○海○內○三○十○餘○年○受○知○

世祖章皇帝以第三人及第晚被

今上特達之遇恩禮莫並或命就御榻前濡墨揮毫或頒宮紙令

繕寫卷冊以進目或一再召見見輒賜茶或賜坐上或自作大

書令題其後所賜御書鳳管裏蹄貂裘文綺茗饌之屬至不可勝

紀兩宮殿庭屏障以及御座箴銘皆屬公書自元公鉅卿碑版之

文下至遐陬荒徼琳宮梵宇爭得公書以爲榮以是公名動天下

與趙承旨孟頫董文敏其昌相埒而公學行政事又有焯然足不朽者嗚呼公諱以書重哉公諱荃字貞蕤號釋堂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賜進士及第官國史院編修會世祖加意吏治內外互用知公才欲試以吏乃出爲分巡大梁道副使羣盜董天祿牛光天聚眾千餘剽掠許潁間許民驚竄勢張甚公至則練卒除器械購賞飭軍令遣中軍王福爲前鋒而身自督勁兵繼進殲其渠率餘賊解散巡按御史以功聞禹州四十里外有竹園叢篁密篠陰翳數里盜窟穴其中刦商賈殺而埋其屍公遣吏卒收捕發土得屍纍纍十餘盜具伏悉按誅之老生某無子買妾有身矣與傭奸

而逃盜殺備匪妾公捕得置妾獄中生兒乃呼老生還其兒按妾如法生叩首泣下曰使我有後者沈公也久之以監司入覲疏陳彰德義馬病民又禹州糧應分上下等几十餘事皆申明利弊得報可康熙元年冬丁母憂去服除補通薊道以他事聖誤議奪二官謫寧波府同知公具疏辨上雅聞公名召見命作行楷各體書稱旨特詔以原品內用明年爲康熙壬子以翰林院侍講典試兩浙入爲國子監祭酒累遷詹事府正詹疏言皇太子聖功在於豫養引明臣馬文升言及韓韜聖功十三圖以進未幾復疏列出閣四事奏上並報聞故事詹事得與會議會推公於民生利弊

時政人才得失剴切極言略無所瞻徇十八年大旱詔求直言時
方更定新例令罪人當流者徙烏喇極北以資邊下廷臣集議公
獨以謂烏喇距寧古塔三四千里地不毛極寒人畜凍輒死今法
罪不至死者乃遣流而更驅之死地失好生之意宜如舊例便乃
獨爲一議上之有詔令盡一公堅持前議又力爭之上前曰此
議行三日不雨臣願受欺罔罪聞者皆悚上爲改容納之越二
日大雨盈尺流徙烏喇例竟罷時廷臣同署議者惟少詹王君澤
宏御史謝君兆昌傳曰仁者必勇公倫近之與先是公官大梁巡
撫賈公漢復屬公修豫省通志手自創業旣成上之後十餘年詔

天下郡縣皆修志。發凡起例。一以豫志爲法。其見重如此。沈氏於
華亭。遠有代序。明初有兄弟同官學士者。長諱度。次諱彙。並以文
章書法名於時。人稱大小學士。公蓋小學士十世孫也。曾祖諱愚。
祖諱麟。父諱紹會。皆績學不顯。自祖以下。以公貴。得累贈如其官。
紹會舉二子。長卽公。幼孤。事母康太夫人最孝。方官編修時。忽心
痛。不能忍。驚曰。吾母春秋高。得毋病耶。不數日。訊至。母果得疾。乃
拜疏趣歸省。抵家。則霍然矣。說者謂誠孝相感云。娶莊氏。累封夫
人。子男四。長宗昌。太學生。次宗敏。廩生。俱前卒。次宗敘。舉人。候補
中書。次宗敬。舉人。女二。孫男子四。孫女二。以康熙甲子十一月七

日卒於京師邸第距其生爲明天啓甲子得年六十有一訃聞

上悼惜久之曰沈某極清苦命以白金五百兩賻其喪其明年某

月公子宗敘宗敬將以喪歸扶服來請文其隧道之石予懼後世

徒知重公書也乃論次其大者而繫之銘銘曰

世祖皇帝飭勤吏治輟侍從班曰往旬宣嵩洛瀝湖旌榮有踐三

輔保釐撫之摩之皇帝嗣位召公於外爰侍承明爰陟銅龍廷

議紛拏勿隨勿渝奮其謇諤矯矯嶽嶽臣忠載披天聽爲移偉彼

沈公瑚璉鐘鏞鍾王虞褚公小技耳巖巖豐碑煌煌龜螭弗甞弗

泐銘詩有揭

以聲名者實不第以書重別出手眼中間較爭烏喇流民事極
著精神朱竹垞集中有跋譏此文以書法蔽公其實止前段云
云中後並不以此重也且必如此安頓才見身分竹垞之言誤
矣

邵青門文錄卷三

武進邵長蘅子湘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賈奎耀琴南校刊

○ ○ 三家文鈔序

論者謂文章與世遞降信矣六經不可以文論周秦而下文莫盛於西京漢氏之東稍衰矣沿至六朝文幾亡唐振之而唐之文不如漢唐末更五代之亂文又亡宋振之而宋之文不迨唐歷元訖明而元明之文不迨宋譬之大江然岷峨導源西東京則瞿唐灩澦也唐則岷冢大別也宋則潯陽馬當也元明至今則金陵揚子

而下流分派別而滌洄於吳會者也。是故通二千年之源流論則
○分○別○言○其○最○第○
後往往不及前。蓋氣運爲之。莫知其所以然。畫代而論則一。代有
一代之文。不相借。亦不相掩。不相借。故能各自成其家。不相掩。故
能各標勝於一代。是故稱漢氏者。必曰馬班賈董。劉向楊雄矣。稱
唐氏者。必曰韓李柳州矣。稱宋氏者。必曰歐陽曾蘇氏父子矣。稱
金元氏。必曰元好問虞集黃潛諸家矣。稱明氏。必曰朱謙王守仁
歸唐諸家矣。假而舉元明諸家。上如馬班韓愈。不待識者知其不
倫。顧沿而及焉。則孰有能遺之者哉。本朝文治之盛。逾五十年。
而商邱公起而有三家文鈔之刻。三家者何。侯朝宗方域魏叔子

禱汪鈍翁琬皆公友也。衡謬辱校讎既畢役承命序其末。衡惟
三家之文侯氏以氣勝魏氏以力勝汪氏以法勝不必屑屑傳會
其出唐宋某氏並元明某氏要之可謂作者後世稱本朝之文吾
知其無能遺三家也。三家足以傳矣。文章作者難知者尤難。桓譚
有云世人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昌黎文垂
三百年得虛陵而後大重於世。子雲退之且然矧下此者於戲古
今工文之士搢擢心腎疲畢生之精力以斬附於立言何啻千萬
而挂名編簡傳流至今者僅數十人耳。其餘則已音塵寂滅真如
飄風過耳。忽焉逝焉彼其同時之人豈盡才氣相什伯幸而有人

焉表章其後則傳不幸而不過其人則速朽於戲其可惜哉於是歎商邱公之盛舉而又深致幸乎三君身後之遇也

各以一字評三家可稱定論中間標舉漢唐宋金元明諸家皆當較旅橐中諸序猶出入者見彌精矣

○二家詩鈔序

今海內稱詩家。並稱新城商邱兩先生。無異辭。蓋如室華之有太
少。禪宗之有南北矣。兩先生各專集行世。長蘅乃合鈔之。鋟之。黎
而爲序曰。一代風雅之歸。必有正宗。宗之言主也。尊也。言其人能
主持風雅。而學者尊事之也。夫其所以爲一代之宗者。其才足以
包餘子。其學足以貫穿古今。其識足以別裁僞體。而又有其地有
其時。夫才與學與識人也。地與時則天焉。五者兼焉。故難也。今夫
躋高位都通顯者。其氣力能奔走一世。而或不暇問風雅爲何語。
古今詩人多窮而在下。屈勢與位。如孟郊張籍陸龜蒙梅詢蘇舜

欽之徒。往往能自不朽身後。而及其生存。往往困踣湮鬱於不能
自振。而世亦未有從而推之者。阨於地也。亡友汪鈍翁先生常舉
元遺山語。以爲金元之文。如字文吳蔡諸人。皆宋儒之仕於金者。
大定明昌間。文派斷自蔡正甫。党竹谿。趙閑閑。始因而推論。本
朝詩文。若常熟太倉合肥諸公。雖或爲文雄。或爲詩伯。亦皆前明
之遺老。蕪心遘其言。竊疑正宗別當有屬。何者。軋於時也。然則本
朝五十年間。能兼是五者而得之。而爲風雅宗。意在兩先生。庶
奉教兩先生。久數聞緒論。因得以闕作者之旨。新城天授旣高。變
化逾出。如遊賈胡之肆。光怪瑰瑋。而珊瑚火齊。本難之錯陳也。而

邱含吐醞藉標格雋上如良玉之溫潤縝栗而精采肆映也其體製故不相襲而其淵源於風騷漢魏三唐以自成其家大概相同兩先生既遭際昌時受天子特達之知爲時名臣而乃出其緒餘揚扆風雅天下士之趨之如波委雲合皆曰兩先生一代之宗工也而遭逢加盛焉豈易得哉嗟乎自禪唐禪宋之說盛後生靡然且謂兩先生亦嘗云爾顧兩先生詩具在其所爲淵源風騷斟酌漢魏三唐以自成家者各有根底雖閒亦取於宋人第以資汎濶耳學者病不好學深思不能知前人根柢所在而爭剽販於景響形模之間妄分畛畦前唐附唐人而廢今唐附宋人而亦廢影

掠李何王李諸家而失影掠蘇黃范陸尤楊諸家而亦未爲得沒
人笑溺舉世相自難挽之無力庶幾尊兩先生以挽之是則余
鈔三家詩之指也夫新城王氏名士禎字崑上學者稱阮亭先生
商邱宋氏名犖字牧仲學者稱漫堂先生集各如千卷掇其尤者
次爲王氏漁洋詩鈔十二卷宋氏綿津詩鈔八卷

議論甚正筆力亦暢然以宋婉王人猶有議之者大略王詩勝
宋而文則各有其勝

○東坡先生生日倡和詩序

商邱公注蘇詩成以庚辰十二月十九先生生日縣筮屨小像設肴醴率諸生觴先生於小滄浪之深淨軒再拜爲先生壽告成事也。閒考年譜先生生以宋仁宗景祐丙子下距今庚辰七百二十有五年凡閱十二丙子矣。古來巨公名垂天壤者不少。顧第文人學士能稱說之耳。至於田夫野叟童穉穉販夫婦之愚或百不能舉一焉。獨先生更四代垂七百二十餘年之後試舉其姓氏詢之田夫野叟以至童穉穉販夫婦無不知有東坡先生者。此何以故。蓋先生浩然之氣清剛不撓之節與夫光風霽月之襟期能自葆

持其姓名於千百年之久而其神之所在如水行地中隨相隨見
蓋不僅以文章也公之於先生尤有獨契幼卽貌先生像侍已其
側迨筮仕風節文采大略追蹤夜夢屢見晝思微茫孟稱尙友諒
如是耳嗟乎當先生存謫居黃州放歸陽羨及乎垂老投荒崎嶇
嶺表再謫儋耳至無屋可居偃息桄榔林中而花豬薯蕷一飽無
時當時之阮先生可謂至已詎意七百二十餘年後尙友如公爲
之羅吳葵孖黃梁華酌既陳新詞更奏先生有靈能不乘麟翳鳳
翩然胖蠻於茲軒之中爲公舉一觴也耶公旣倡爲七言歌詩記
其勝同時和者如千人哀然盈卷軸慕而爲之者猶未已也公輒

彙爲一編。命蘅序。憶是日也。檐澤挂地。堅冰塞川。予家厓二百里。而近帳不得與。今得以燕辭挂名簡端。屬有厚幸。乃不辭而序之。東坡生日倡和於今。遂成故事。此序如初。寫蘭亭後有作者。皆不能及。

大中丞商邱公七十壽序

今大中丞商邱宋公以癸未正月廿六日爲七十壽辰海內能文之士爭欲以言壽衡辱公久故又有文章知己之感客幕下者十年忘分相於如一日不敢自同輩流乃先期豫爲之敍輒先推海內士所以頌公者而徐申以已說以自附於古人頌禱之誼士所以祝公者三一日張世閔二曰颺政績三曰頌文章張公之世閔者曰商邑翼翼發祥孔長惟莊敏公開其先惟文康公大其世惟公方際其盛行陟台衡贊謨弼與漢之韋平唐之李吉甫德裕朱之范仲淹純仁後先踵美敬藉舉公一觴颺公政績者曰行省巡

撫之設。實始宣德。終明世。撫江南者。周文襄公忱。王端毅公恕。稱最。而忱在江南二十二年。恕不二年。久暫殊也。本朝設巡撫。仍明制。六十年間。撫江南者。獨推睢州湯公斌。與公首稱。湯厘滿二載。而公已十一年。久暫亦殊也。公之撫吳。所爲美政。不勝書。大指尙廉靜。與吏民相安無事。不欲峙赫赫名。論者以公方文襄。謂適相埒云。而文襄距今垂二百五十年。遺愛在人。畏壘之俎豆。至今不衰。敢藉更舉一觴。頌公文章者曰。造物富貴之枋。與文章之枋。相爲畸勝。往往以卿相之尊。求一言之傳。而不可得。誠靳之也。故歷漢唐來二千年。以公卿操文枋。代不數人。公東髮操觚。蚤負盛

名洎乎文望日崇而道日益廣著述之富沾溉海內加之一門之內人各有集入其室者觸目琳琅盛矣哉請爲公勉酬三爵祝已蘅乃揚鱣而前曰諸君言是也顧蘅所以壽公則有進禮七十曰老而傳解之者曰其人事業文章可傳於後而可無事事也故莊子曰逸我以老自後世仕宦者以官爲家耄及而不肯自逸於是一二止足之士著之史冊夸爲美譚漢二疏之歸道路觀者歎息共言其賢薛廣德爲御史大夫歸縣其安車傳子孫以視榮幸公恬澹風高易退之操常錄歐公前後思穎詩而自爲長歌書其後有曰我官於南將二紀清夢往往落西陂縛橋結屋埜岸闊撈鰕

打鼻扁舟宜。又曰。會須請急賦歸去。耆英幾輩相追隨。其標尙乃爾。一旦。

聖天子優禮老臣。獲賦遂初。公將徜徉泉石。追逐漁釣。而神日益充。而貌日益童。不服食而羨期不導引。而喬松區區人世大耋期。願詎可齊量哉。於是乃可祝公引滿無算爵矣。夫爲元公介壽而懲。愚以引年自世俗之論。非迂則妄。抑韓愈有曰。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長蘅亦云。

絢爛之極。歸于平淡。仕宦文章俱當以此爲究竟。

積善錄序代

積善錄者平江老儒朱翁排纘吳舍人孟舉所爲賑饑救蓄已實助喪諸善事成帙而名之者也。孟舉博雅以詩文名又精書畫賞鑒雅不樂仕宦予擬其品當在楊鐵崖倪雲林間詎以是編重朱翁之意亦以風乎世之擁貲自封財生而心死者耳爲之序者五
○錄○序○亦○是○文○宋○取○問○之○法○
六家皆文章鉅公也毋論予不文卽文奚辭於贅顧錄中有一事
○顧○括○事○
可補史傳之闕而論世之士亦或有取於斯者余特表而出之孟舉有疎戚曰費君名彥芳明萬歷間舉於鄉崇禎五年補平涼隆德令未幾流寇薄城守弁某先遁君登陴扞賊中流矢城陷賊執

君掠畧舍蕭然無長物。詔曰：窮如是，其好官耶？縛不殺。先是，君以丸書乞援於固原道陸公夢龍，報曰：第堅守。旦日，自提兵來，而書爲賊所得，設覆六盤山以待陸。至，陷伏中，力戰被重創死。全軍殲焉。賊怒君之乞援也，乃害君。君挺立受刃，腰頸皆穿，穴以死。事聞，當優卹而逃弁某賄樞部，卸罪於君。謂城守謀疎，故僅贈奉直大夫。靜寧州知州喪歸，貧不能葬。二子又相繼死，孟舉慨然爲舉三喪屬呂氏某銘其幽。蓋距君之死四十九年矣。因文最感慨，可誦大略。謂明季仕宦獨尊進士，而其中又有門戶之黨，出必由進士仕，必入門戶，則進捷而退難，聲譽易起，絀誤易復，失職敗節，可節。

罪爲功其力至於顛倒一世之刑賞是非而不以爲難公特以不
由進士不入門戶以迂拙守官死封疆而無聞焉予讀之不禁掩
卷歔歔蓋明自熹宗時閹禍蔓延正人封屠略盡思陵之世僅存
者一二斬刈糜爛之餘也而門戶愈堅朋黨之禍愈熾黨同伐異
賢者不免卒之君子不勝小人勝而明祚亦移矣二百八十年無
恙之金甌破碎於千百庸進士之手相傾相軋馴至土崩瓦解而
原諸臣之心則宗社可覆君父可亡而進士門戶之局必不可破
百世而下讀史者有餘痛焉嗚呼費君以老孝廉身殉城社而事
往世移史書旣未必錄而鄉里亦鮮有能記其事者向微孟舉則

忠○臣○姓○名○幾○何○不○爲○獠○貉○噉○盡○而○羈○魂○之○泣○青○燐○而○號○宵○露○者○且○求○一○杯○之○安○而○不○得○也○然○則○孟○舉○豈○不○誠○高○義○哉○予○序○積○善○錄○而○於○君○之○死○特○詳○者○欲○令○後○世○知○有○君○名○因○茲○錄○而○逾○著○或○者○亦○孟○舉○意○也○

題外單拈一事作序變體也昌黎大學博士李君誌銘六一許氏南園記已開此格末幅浩瀚淋漓二百餘字作一氣讀直是挾龍門髓

原評

作文總須另出眼孔不然屋下架屋何以多爲

○○傳是樓記

大司寇徐公健庵先生名其藏書之樓曰傳是吳門汪鈍翁甬東黃黎洲皆爲之記鈍翁之言曰先生召諸子登樓而詔之曰吾先世故清白起家吾無燬田宅園池臺榭金玉玩好之物以傳後所傳者惟是耳矣遂名其樓曰傳是而黎洲則以謂世之藏書者未必能讀讀者未必能文章而先生兼是三者而有之非近代藏書家可及其說美已顧蘅竊疑先生名樓之意不在此常誦昌黎文垂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乃喟然曰先生所

以名樓意在斯夫傳是者何傳道也嘗試博觀天地古今之故微而性命道德仁義顯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精則卦象圖書其迹則紀綱政事禮樂大則皇帝王霸之所以相嬗細則鳥獸草木蠕蠢肖翹之所以成若皆是道也六經載是者也子史百家羽翼是者也善乎先儒之言曰昔聖人之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或至於遺忘散失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故六經者道之記籍也聖賢所以相傳傳是而已或曰茲樓所貯不特六經子史已也凡山經野乘以至浮屠神仙醫藥卜筮種植之書靡所不收合乎道者離乎道者

甚而披猖滅裂顯畔夫道者皆在焉。循子之說如偏而不該何術。則以爲是未聞道者。夫道有相因而相爲用者。質文損益舟車裘葛之類是也。有相反而實相成者。水火東西黑白之類是也。不相因不見道之全。不相反不見道之大。故曰稊稗瓦礫無乎不在。且夫道術之裂久矣。舉世貿貿沒溺於訓詁辭章之學。而莫知所揀。必當有鉅儒者出。滄流而濬源。上闢鄒魯。下守洛閩。息異同之喙。而倡明一代之絕學。如姚樞許衡其人者乎。是則先生傳是意也。而顧謂塵塵以錦標牙籤與藏書家相爲勝。豈知先生衡氣機者哉。衡愚陋又有所大憾者。近來一二振奇之士。厭常喜新。於六經

子史之書讀焉未必能遍也而務搜求斷編僻簡七略四庫所不

○蓋之益不待姚鼐傳倒孟公出矣而迂○吳之夫何○不醒悟何○也

列前賢所擯斥而不暇以觀者偶得一二傳相鈔寫侘為秘函智
者不免今夫稻粱蔬肉以為食綰絮布帛以為衣古今莫之易也
有人焉曰吾食必龍之腊麟之脯吾衣必鯨人之杼火浣阿錫之
布不則甯陳餓以死吾惜其人自蹈於陳餓瀕死而不知悔也悲
夫苟得先生之意而深思之其亦可廢然返已夫

天道後起者勝提出昌黎原道傳是二字遂足壓倒兩家中間
相因相反之言所見最大結處指出近人之失尤為中其膏肓

○ 菱溪草堂記

菱溪在毗陵郭東五里爲漕渠南注之支流按邑志曰采菱港或曰菱港而無菱溪爾雅曰水注川曰溪則茲水名溪固宜曰港則從俗也漕渠自京口來東西亘郡境入吳越界史稱隋煬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今漕渠是也而溪旁則相傳隋離宮故址云予族子龍文居濱漕渠門外邪直菱溪厓十數武乃於所居堂之東偏稍南別構三楹爲讀書之所而名曰菱溪草堂中貯書千餘卷其前隙地廣袤各及尋而三之壘石爲峯者及尋環以小池如峭壁巉巖峙澄潭中旁植雜花木十

餘株常欲請予記。鑱石壁間未就也。今年閏夏予舟行自吳間歸。信宿草堂會暑甚。侵曉獨坐池上。市聲未露。露氣晨流。游儵百餘頭。皆唼鳴水面。如霞駭。遠聞行舟。歛乃聲。與漁歌相互答。窅然移情者久之。聞攷隋史。大業十二年春。詔毗陵通守路博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爲十六離宮。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按之圖記。與郡邑志所載。皆可信。不虛度其時。榮斂之繁。急督趣之峻。詰與夫臺殿樓閣窮極壯麗之觀。大慨可想見。而宮成而盜起。竟未及一臨幸。莽爲丘墟。然則侈汰者速亡而富貴之不可恃如是哉。而裴溪一勺。隋至今且千一百餘

年而韋布之士猶得私而有之以名其堂試與子憑河遠眺其所當訢然而賦慨然而興今昔盛衰之感者蓋百端交集矣龍文恬澹不攬心俗務養親讀書之暇將課耕東皋以自娛亦時喜從予論詩初字九儀今別字東耕以見志卽其人可知康熙壬午七月廿日青門長蘅記蓋堂成之歲也

原評謂從大處起手固是然微妙處尙在中間

。房景春阮之鈿合傳

房景春字和滿江都人萬曆壬子舉人崇禎間官房縣令阮之鈿不詳其邑里以薦舉官穀城令與景春同時常是時流賊在郢襄間號十五家亦稱十三家張獻忠羅汝才爲渠率獻忠尤桀黠林於新收乞降總理熊某承制命監軍道張大經受其降獻忠入據穀城不肯放兵設言曰子我十萬人餉爲三郡捍圍三郡耶襄荆也熊某者故多易好大言且貪立奇功遽信之疏爲請銜給以六月餉獻忠具軍狀備調遣然竟不應而汝才諸家賊蹂躪黃光隨間偪戶千里會總兵左良玉龍在田大破賊兵於雙溝斬二千餘

級。汝才懼叩太和山提督太監乞降。熊某疏言。臣於射革順狃四股主勦其餘九股主撫。今汝才已輸誠。請赦罪授游擊將軍。詔許之。率所部分屯房竹上保四邑。時郎屬列城灌莽。房縣以景春故稍稍翦荆棘。集流移完保聚。汝才依之解甲耕屯。是歲崇禎十一年也。明年五月獻忠反。殺城先是獻忠部賊數剽掠之。鈿執以告獻忠。始猶稍懲以法。旣而掠愈甚之。鈿數言之曰。縣官自不與餉耳。得餉當自止。殺城下有河。當漢沔匯處。獻忠立關徵稅。月催數千金。軍士於草閒得義勇營關防制府卽以給之。獻忠寢驕制府又檄張大經入穀城護獻忠軍。大經客某得出入幕府。諛獻忠干

支當極貴。獻忠。心動反益。亟之。鉅屢開。視禍福。獻忠。銜之。之。鉅度。
無可如何。憂憤成疾。累月不視事。及是。遂毀城寨。囚徒。刳庫兵。殺。
傷吏民之。鉅聞變。遽飲鴆。未絕賊。突入。索印之。鉅搖手不與。賊怒。
揮刀刃之。奪印去。燔官舍。骸骨爲燼。獻忠未反時之。鉅題壁云。讀。
盡聖賢書籍。成此浩然心性。勉哉殺身成仁。無負賢良。方正。蓋自。
知不免云。景春聞獻忠反。度賊必犯房縣。呼其子鳴鸞往覘汝才。
爲之備。鳴鸞諸生。負忠勇多力。而健鬪。賊素憚之。是日馳入汝才。
營握手語曰。君不念香火盟乎。口血未乾。亡從亂。初汝才之乞降。
也。景春以制府檄。單騎往撫汝才。及其黨白貴。黑雲祥。唆血盟。故。

鳴鸞云然。汝才雖雖。鳴鸞見其目數瞋曰。是賊叵測。亟入城與守
備楊道選。授兵登陴。景春遣閒使縋城求援。制府凡十四反。最後
以寸赫。曉刺血書告急。終不報。既而賊大至。獻忠兵自幟。汝才兵
赤幟。俄白與赤交。麾其眾四面環城攻之。白貴黑雲祥策馬呼曰。
亟以城讓。我曹保無它。景春厲聲曰。吾頭可斷。城不可讓。賊又持
張大經檄。諭降。景春怒大罵。碎其檄。鳴鸞戰且守。相持五晝夜。發
大礮擊賊。多死。賊負板穴城。城將崩。鳴鸞積薪。熟鑊油下灌之。又
斬賊前鋒。通天龍於城下。已又擊獻忠。傷足。士氣益奮。而指揮張
某故與賊通。開門延之入。城陷。楊道選。戰死。景春被執。脅之降。

不○應○賊○先○殺○同○縛○者○數○人○漉○血○滿○前○景○春○不○爲○動○引○頸○受○刃○鳴○鸞○
伏○父○尸○且○哭○且○罵○賊○又○刃○之○至○死○罵○益○厲○僕○陳○宜○亦○死○同○時○有○主○
簿○朱○邦○聞○與○其○家○人○皆○不○屈○死○之○鉅○以○五○月○六○日○景○春○後○之○鉅○二○
十○五○日○而○死○事○聞○贈○太○僕○寺○卿○建○祠○鳴○鸞○與○陳○宜○並○得○祔○祀○總○理○
熊○某○以○受○賊○給○大○辱○國○縱○騎○逮○至○都○論○棄○市○

論○曰○明○季○寇○禍○烈○已○原○其○所○由○失○策○在○撫○一○悞○於○楊○鶴○有○耀○州○之○
撫○再○誤○於○陳○奇○瑜○有○車○箱○峽○之○撫○三○誤○於○熊○某○有○穀○房○之○撫○而○賊○
燄○燎○原○明○事○卒○不○可○爲○已○善○乎○鄖○撫○戴○東○旻○疏○略○曰○羅○汝○才○詭○占○
屯○部○帶○刃○以○耘○一○有○勃○稽○奮○挺○而○起○張○獻○忠○據○邑○弄○兵○其○人○豺○狼○

萬一兩部俱動則荆襄之禍不知所終矣。以臣愚計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檻羊奔獸。周防二三百里內。乞命理臣率郢郢之卒。督臣掃關隴之兵。出其不意。可以滅此朝食。不報嗚呼。謀賊不從。不臧覆用。誰職其咎哉。予悲二公之死。乃具論焉。又按綏寇紀略。載景春父子事頗詳。特以房姓爲郝。或別有據。姑並著之。

明末最有關係文字敘次高老不待言論尤服其卓識

侯方域魏禧傳

侯方域字朝宗，南邱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間官戶部尚書。方域既世家，子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鍼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大鍼罪應箕、貞慧主之。大鍼愧且恚，然無可如何。訶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歎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鍼家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

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鍼心猶喜。立遣伶往。而令它奴詞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鍼。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呌呌。語稍及大鍼。遂戟手罵。誓不絕口。大鍼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刺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鍼。驟枋用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儻募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肯平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譽之不容口。振友之阨。能不憐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居鄉時。扞文網。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

刻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帥許定國師噪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
疾驅渡河就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於秦賊乃可
圖也恂此日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趣遣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
累舉於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年
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眾望後乃爭矯之
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訖於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
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
脫藁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歿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
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鉞敗脫歸後十餘年卒於家王師

下金陵吳應箕謀起兵被執不屈死方域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詩
六卷又遺藁一卷板行魏禧稍後出其文章與方域並名於時
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賴之寧都人其生以天啓甲子後方域六
歲然不相識方域既蚤歿而禧名繼起與之埒故世稱侯魏云禧
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
稷禧聞號慟從會給事應遴倡義復讎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
居教授禧負才略善譬畫理勢修幹微詭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
決成敗縣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方流賊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
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寧都

西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圻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圻鑿
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甕口因實間爲守望士及稍稍依之而
彭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庵遭亂喜結客立義聲公
卿間與禧立談定交遂偕林挈妻子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
變姓名爲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寧都中寇被屠
掠而翠微獨完禧既謝諸生益肆力爲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
籍者常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文其爲文主識議凌
厲雄健不屑屑樵擬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義事則益感
慨激昂羣盡淋漓故其所爲新樂侯劉又炳傳及姜埰江天一諸

傳尤工年四十乃出遊涉江逾淮游吳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淵。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昆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稿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詔中外舉博學鴻詞應亦在舉中。被徵以疾辭郡太守縣令更督趣就道不得已昇疾至南昌就醫。藥撫軍某疑其詐以板扉舁之至門應紫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雞揚故人約舟至儀真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鈔若干卷兄祥字善伯。弟禮字和公並有集行世。

論曰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子論次兩家文，乃合傳之。方域才氣踈弛，似陳亮，其遭大獄瀕死亦似之。然亮猶登第一，而卒而方域竟歿。諸生悲夫！明宣德中，周文襄忱薦龔翊爲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吾仕無害於義，恐負金川門一慟耳。」而禧之論以謂翊一門卒，非有知己之恩，國事之責也。旣已更歷三朝，身逢賢聖之主，而儼然不肯少汙其志，賢已鳴，虞禧儼自謂與。

二傳皆足爲二公寫生。朱牧仲定「國朝三家文」，與汪鈍翁各撰一傳，此則合傳侯、魏二人，而注不及殆，顏延之、五君新咏，削山王耶。

○○○閩典史傳

閩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亭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爲通州人應元起掾吏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闌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簿選悞怖急男女奔竄應元帶刀鞭○面、突、疾、精、采、勵、人、出躍馬大呼於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苦無械應元又馳竹行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則殪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掌微巡縣尉得

張黃蓋擁靈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爲榮久之僅循資

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爲尉應元以母病未行亦會國

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當是時本朝定鼎

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金陵降君臣出走宏光帝尊被執分

遣貝勒及它將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旅距攻

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間下名城

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

之謀計居多初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縣明太祖

御容明倫堂率眾拜且哭士民蛾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

城守則選曰吾智勇不如問君此大事須問君來乃夜馳騎往迎
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
戶裁及萬又饑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
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會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
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它物者聽國子上
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糜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
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糴粟麥豆萬石它酒醕
鹽鐵芻蕘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
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

時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射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弩乘高下。大軍殺傷甚眾。乃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繩護之。取空槽寢以土障隙處。又攻北城。北城守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壘。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舉月黑東嶺爲人人竿一燈。立陣院間。四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結城。祈營者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大軍卻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閭君雅故。爲我語閭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

故宏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本朝總兵者也。遙語應元。宏光
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尚知
大義。將軍胙土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
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髭。性嚴毅。
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貸。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手
爲裹創。死者厚棺殮。酹酸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弟兄。不呼名。
陳明選。寬厚。嘔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
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先是。貝勒統軍略地蘇松者。旣連破大郡。
濟師來攻。面縛兩降將。跪城下。說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

將○被○禽○不○速○死○奚○喋○喋○爲○又○遣○人○諭○令○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卽○撤○
圍○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
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
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鎗○吹○聲○相○應○竟○三○夜○罷○貝○勒○既○覘○知○城○中○
無○降○意○攻○逾○急○梯○衝○死○士○鎗○冑○皆○鎖○鐵○刀○斧○及○之○聲○鏗○然○鋒○口○爲○
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
元○慷○慨○登○陴○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
橋○直○射○城○西○城○俄○陷○大○軍○從○煙○燄○霧○雨○中○蠶○擁○而○上○應○元○率○死○士○
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千○數○再○啟○門○門○閉○不○得○出○應○元○

度不免。湧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
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
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鎗刺應元貫脰。脰
折。踣地。日暮。擁至栖霞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
然。應元死。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
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無慮五六
萬。屍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選下騎搏
戰。至兵備道前。被執。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闔
門投火死。

論曰。尙書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於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跖犬吠堯。鄰女詈人。彼固各爲其主。予童時則聞人嘖嘖談閻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所爲死守孤城狀。乃撫其事而傳之。微夫應元。故明朝一典史也。顧其樹立乃卓卓如是。烏虜可感也哉。

奇事奇文張雖陽不足多詫韓昌黎亦難爲之前矣

。奉政大夫提調江西學政按察使司僉事邵公墓碑代

故奉政大夫提學江西按察司僉事邵公諱延齡字靜山別號耐軒宋大儒康節先生後也世籍姚江六世祖某自姚江徙平湖故公爲平湖人曾祖某祖某考贈奉政大夫某世有隱德皆不仕公以順治庚子舉於鄉辛丑成進士久之除內閣中書舍人康熙甲寅吳逆反滇黔隨蜀騷動朔議遣安西將軍統大軍入蜀董格貝子繼之公以中書自請從征歷盡艱苦道戈頭矢鏃間顛死者屢矣屬有天幸得不死董格貝子聞公知兵請參其軍事公縣決勝負往往奇中偶一不用公策軍困於嶺龍山絕糧月餘將士饑疲

無人色。公意氣自如。采野蒿以食。苦不得鹽。作淡蒿詩。紀其事。有
餉羊肉者。笑曰。此人肉也。死生有命。吾不忍噉此。會援至。得出靖
逆侯張勇填鞏昌。召飲帳中。詢平蜀方略。公左手引卮。右手以箸
畫地。談戰守機宜。水陸險要。扼塞如指掌。侯堦曰。經生中有此真
邊才也。將薦補隴右道。或尼之不果。公飢寒直中。無崖涸而外近
於憇。視朋友有急。傾身赴之。不擇利害。爲趨避。與人語。衝臆而吐
然意所不可。輒面批折人。或雜以詆調。俳諧爲刺譏。雖權要人不
避也。人以此諒公。然亦以此嫉公。從軍三年。還仍故官。稍遷戶部
山東司主事。監寶泉局。以外艱歸。服除。補戶部雲南司主事。遷河

南司員外郎。又遷刑部福建司郎中。獻請多所平反。與司寇爭獄。事至項煩發。赤不爲訕。榜其署曰。常思于定國門。何以高當知張。釋之法如是足。蔚州魏公象樞爲司寇。最器重公。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按部所至。有公明聲。吉贛俗以佃爲僕。子孫無得與童子試。公爲按版籍。勒石永禁。破數百年陋俗。比自拔出。就試者眾。諸生爭尸祝之。滿三載。最當詣闕。道浙江。過家省墳墓。未幾遭疾。卒於里第。康熙辛未閏七月某日也。距其生明崇禎乙亥年五十七。先是公以中書從征也。同官錢芳標當行。已銜命矣。而錢有老母在京邸。不忍旦夕離。又懦不任騎。日夜憂恐。不知所爲。

另補前事

公遇之朝門語及流涕公曰吾代君行可乎錢遽下拜謝明日遂言於朝毅然請行吳越官京師者高其義辭金爲贖錢亦贖公直可數百金公笑曰王事也奚以贖爲力卻之絲毫無所受嗟乎今士大夫號砥行立名節者視其陸步間遇小利則疾趨小害則卻足甚者擠人於危以自安者比比也視公行事可易能乎哉公是舉較柳子厚以柳易播殆爲過之使昌黎握管予不知其累歎感慨於斯人者又當何如惜子文不逮昌黎也茲事行狀不載予聞之朱檢討彝尊云錢亦知名士華亭人字葆飭與檢討雅故故檢討之言信公讀書喜博涉強記凡星緯方輿兵法樂律勾股切韻

諸書皆手纂鈔盈巾笥。詩文不名專家。興至揮灑千百言。立就。亦隨手散去。或爲之惜。曰。吾詎以此爭文士名耶。僅存詩三卷。文二卷。今鏤板以傳。配王氏封宜人子男三。濂太學生。曷貢生。候補教職。翼太學生。有雋才。後公兩月死。女一。適孝廉陸煥。元孫男四。某年月日。濂公葬於吳縣華山之祖塋。旣窆。來請文其墓道之碑。往予與公同宦江右。稱知公。乃掇其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曰。世○患○偏○仄○。相○刃○相○靡○。投○隙○抵○蠟○。公○創○崖○谷○。而○以○天○遊○。忘○其○枯○機○。世○尙○委○蛇○。晚○顏○。眴○色○側○肩○。語○耳○。公○獨○任○臆○。談○調○。噓○諧○。不○擇○。怒○喜○。利○則○赴○之○。害○則○避○之○。世○乃○謂○黠○。公○坦○而○趨○。劍○閣○砥○如○。孰○云○。坎○北○。位○不○竟○。

用壽不配德。乃止於斯。及苑之西。華山之麓。有豐者碑。以詔來世。以永厥慶。視茲刻辭。

前有哀詞極詳暢。此作中間插入兩段。遂覺壁壘一新。

。題舊本施註蘇詩

施氏註東坡詩四十二卷、鏤版於宋嘉泰間、世之學者、往往知有其書、而流傳絕少、商邱公購之數年、從江南藏書家得此本、又殘闕、僅存三十卷、是書卷端題吳興施氏、吳郡顧氏、而不著名、序文目錄又闕、故覽者莫得其詳也、其後得陸放翁所作注蘇詩序、有云、施宿五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某序、又云、助之以顧子景繁之該洽、又按文獻經籍考載司諫名元之、字德初、其注詩本末與序合、又參考郡邑志及它書、而三君之名字、乃灼然亡疑、商邱公幸是書之存、而惜其殘闕也、乃進毗陵邵長蘅、屬以

訂補爲之。闕正訛妄。無省視而所爲四十二卷者。犁然復完。可
版行。聞之。昌黎言。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故夫文章之士。仰面屋
梁。指擢心腎。幾半得自表見。使有身後名耳。及觀施氏父子。萃數
十年心力。成楚編。其用功不爲不深。而垂四百餘年。若滅若沒。其
姓名亦且從狐狸獠狗吻中。挾而出之。而厪厪不泯。蓋其傳之之
難。如是。而註蘇之割裂紕繆。如世所傳永嘉王氏本。其出施氏下
遠甚。而顧得行世。豈亦有幸不幸與。然而書之不足傳者。雖幸而
見稱於人。譬之秋潦汪洋。候歸鳥有。而其必傳者。或忽於近而貴
於遠。或晦於昔而大顯於今。雖經蟲齧蠹蝕之餘。而若有物焉。馮

之不可磨滅。註一家詩之興廢其微焉耳。然亦有可感者是編出。吾知其必將焯然與東坡詩並垂久遠。無有能起而蓋之者矣。文極峭勁。然子湘訂補近人議之者多。大略子湘係磊落人。固不可以箋蠅魚也。